

中國史學叢書

何炳松主編

王馨一著

劉伯溫年譜

商務印書館發行

舊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中國史學叢書

何炳松主編

劉

伯

溫

王馨一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782.961
674
8442
26

劉伯溫年譜

承齋



684942

85007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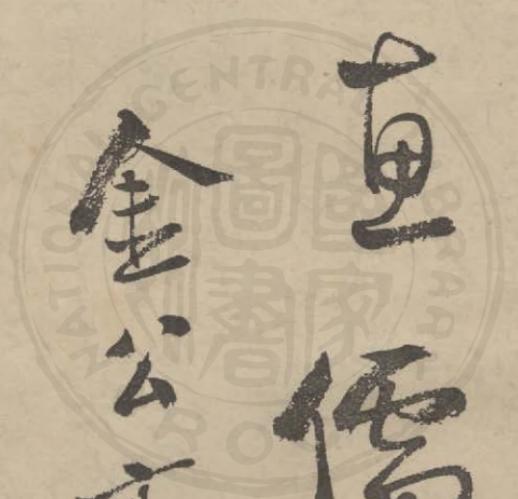
天下有道其言足以興天下無
道其默足以容惜乎劉公未能
盡其默耳

以立夫題



素直儒林

金公亮



退隱還鄉元進士金陵陳

策契朱明多君猶秉節

櫟筆寫盡文成事一生

間道贈劉基為大師論文成

國史何以家乘馮文章以

外史多能青田山接青城

水曠代傳人共一鑑

馨一先生屬題所著劉伯溫年譜

賦奉酬

看處樓主熙宇



王君馨一以所輯劉文成公年譜見示讀竟作而
歎曰先生學術際遇媲美諸葛武侯而不免為
僉壬所中者吾乃今知其故矣蓋武侯澹泊寧
靜謹慎過人先生則英華發外稜角峭厲其愠
於羣小固宜蜀漢先主亦一世之雄而待武侯實
能推心置腹明祖於先生雖甚倚畀究未全
泯其猜忌之心也雖然士君子生當亂世目覩斯
民塗炭欲本其所學援登衽席既得君而事誠
不當以隱遯鳴高武侯盡瘁蜀漢先生佐明成大
業其揆一也今世變亟矣苟有如文成其人者雖執
鞭所忻慕焉

休甯孫熙鼎書後





劉伯溫年譜

劉基字伯溫，青田人。明史傳世居青田九都南田山之武陽村。

黃伯生誠意伯劉公行狀：「公諱基，字伯溫，世爲處州青田人。」

張時徹誠意伯劉公神道碑銘：「文成劉公，其先豐沛人也。後徙鄞延。名延慶者，宋宣撫都統少保。

厥子光世，以平方臘功，爲兵馬總管。高宗南渡，部兵以從。累官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進太師楊國公。因家臨安。子堯仁，過麗水而樂之，遂徙其邑之竹洲。四傳至集，又卜居青田之武陽，去縣治者百五十里，世所稱南田福地也。俗尚儉樸，有唐風之遺焉。遂世定厥居。」

洞天福地記：「古稱七十二福地，南田居其一。誠意伯劉基世居此山。」

青田縣志敘山：「南田山，縣南一百五十里，萬山之巔，獨開平壤數十里，號南田福地。下有黃莊。

樓，百丈深，右有吳埠橋。山周圍廣袤二百里，多田，土寒，止宜稻，而麥、麻諸蔬少生焉。歲旱，豐稔如常。劉誠意世家此。」又古蹟：「劉誠意宅，在九都南田山，近武陽祖墓。」

劉燿東南田山志：「武陽村在武陽尖之南麓，南田鄉北十里。節世稱武陽爲誠意伯故里。」

先生有題富好禮所畜村樂圖詩，縷敘南田鄉居情景。詩云：「我昔住在南山頭，連山下帶清溪幽。山巔出泉宜種稻，繞屋盡是良田疇。家家種田恥商販，有足懶登縣與州。西風八月淋漓盡，稻穗櫛比無蝗蝻。黃雞長大白鴨重，瓦甕琥珀香新莠。芋塊如拳栗殼赤，獻罷地主還相酬。東鄰西舍迭賓主，老幼合坐意綢繆。山花野葉插巾帽，竹筍漆椀兼饔飩。酒酣大笑雜語話，跪拜交錯禮數稠。或起頓足舞侏儒，或坐拍手歌甌瓿。傾盆倒榼混醯醬，爛熳沾漬方未休。兒童跳躍助喧譟，執楯逐走同俘囚。出門不記舍前路，顛倒扶掖迷去留。朝陽照屋且熟睡，官府亦簡少所求。寧知晏安含酖毒，未相一變成戈矛。高門大宅化灰燼，蓬蒿瓦礫塞道周。春燕營巢在林木，深山露宿隨猿猴。」

錢喜選劉文成故里詩：「先生本醇儒，所用皆儒術。帷幄祕英謀，大要六經出。陰陽識緯家，害道同楊墨。星氣盡秦皇，不救二世失。漢儒引符命，覬覦啓亂賊。以此推先生，俗人誤耳食。明祖昔禮賢，干旄在巖穴。同至四先生，義爲天下屈。並以禮學徵，良由稽古力。忠孝有本原，啓後正無忒。遜國長史殉，豈惟子善述。我來先生里，考信具得實。遺書尙有存，雜糅無所及。祠堂古木森，豐碑字不滅。志就

世所疑，迹與莘野一。知臣莫如君，乃謂子房匹。功烈或相當，未可語同日。惜哉漢留侯，語怪祠黃石。吳捧日詩：「一嶺摩天上，風雲擁古村。高疑通上界，俯可數中原。地峻羣山小，林疏老樹尊。我懷誠意伯，猶有典型存。」韓錫胙詩：「小溪百里巨濤翻，信宿輕翔溯嶺根。飛鳥懸崖疑蜀道，雞鳴深樹有桃源。隴頭水漱雲千疊，霧脚風生雨一村。祠屋武侯嗟異代，空山何處聽微言。」端木百祿詩：「武陽亭外野人廬，仙去棄世誰從松子遊。歎息文成歸未得，南陽零落草廬秋。」

羊舞當年入夢無，活到萬人天必報，乃翁原不識青鳥。

幼穎異，博通經、史、諸子、百家。學於鄭復初，得濂洛心法。於天文、地理、兵法、數學，尤極精通。

傳：「幼穎異。其師鄭復初謂其父爚曰：『君祖德厚，此子必大君之門矣。』」節基博通經、史。於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西蜀趙天澤論江左人物，首稱基，以爲諸葛孔明儔也。」

行狀：「年十四，入郡庠，從師受春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誦讀，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爲文有奇氣。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理性於復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卽得其旨。」

歸。先生大器之，乃謂公父曰：「吾將以天道無報於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

兪州史料：「少穎敏絕羣。善經學，傍通天官陰符家言。」

性剛毅，善策劃，多陰德。

傳：「性剛嫉惡，與物多忤。」

碑銘：「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與人交，洞見肝腑。至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以爲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劃立就，儔輩莫能測也。」

行狀：「居鄉里，守禮義，尙節儉，多陰德，不以富貴驕人。」

虬髯，貌修偉。

能文，與宋濂並爲一代之宗。

傳：「所爲文章，氣昌而奇。與宋濂並爲一代之宗。」

四庫全書提要：「濂文雍容渾穆，如天閑良驥，魚魚雅雅，自中節度。基文神鋒四出，如千金駿足，飛

騰飄警，騫澗注坡。雖皆極天下之選；而以德以力，則有間矣。」

錢基博明代文學：「英雄邁有奇氣；而濂自命儒者。然基鍊氣入道，而不爲濂之汎濫；又造辭欲潔，亦不如濂之曼衍。濂蛟騰鳳起，其文膽；基劍氣珠光，其辭嶄。」

日本高桑駒吉中國文化史：「其文，雄奇豁達。」

萬里補刻明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序：「公之文深、遠、浩、博。」

工詩、詞，詩與高啓齊名。

四庫全書總目：「其詩沈鬱頓挫，自成一家，足與高啓相抗。」

王世貞藝苑卮言：「才情之美，無過季迪；聲氣之雄，次及伯溫。」

汪端明三十家詩選：「五言古，元季多近纖靡，劉文成起而振之，醇古遒鍊，抗行杜陵。」

錢基博明代文學：「銳意摹古，獨標高格，力追杜韓；而出以沈鬱頓挫，遂開明三百年風氣。而樂府

高於古詩，古詩高於近體，五言近體，又高於七言。」

龍沐勛中國韻文史：「基振奇人也。爲詩獨標高格，極見抱負；而尤工樂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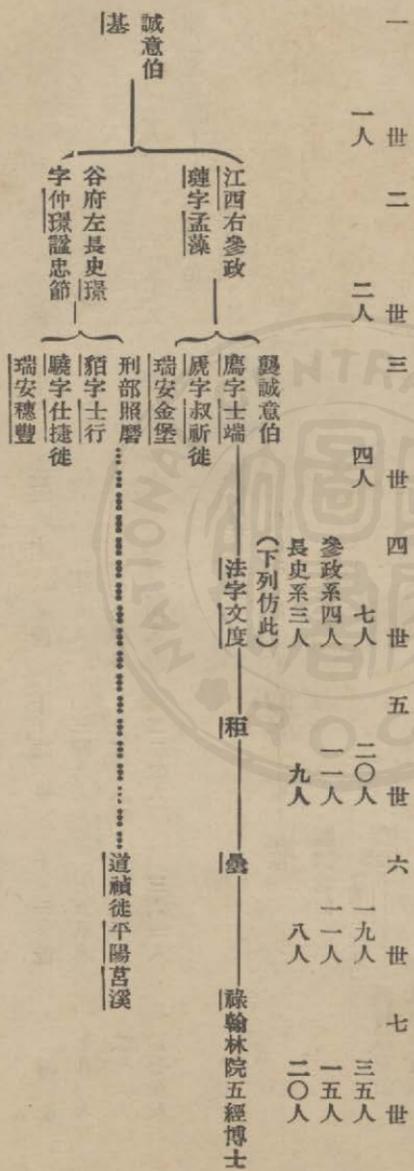
萬里補刻明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序：「公之詩，瑰瑋奇麗。」

家世：

宋宣撫都統少保劉延慶，鄞延人。少保之先，無可稽考。子光世，累官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進太師揚國公，諡武僖王。光世子堯仁，隱居不仕。由臨安徙麗水竹洲。堯仁子集，自竹洲徙青田武陽。集子濠，字凌登。宋翰林掌書，慈惠好施。每淫雨積雪，登高而望，里中有不舉火者，卽分廩賑之。宋亡，乃荒遜自適。時有林融者，倡義旅，事敗。元遣使至境，糾察餘黨，盡殺之。鄉豪挾仇投籍。使者逮無辜至萬餘人。濠適往謁，閱籍知狀。歸，悲忿不能就寢。會天大雪，用其八歲孫爚計，具酒肉，邀朝使宴飲，至夜沈酣，翼臥小樓，探袖取牘，錄其巨魁二百人懷之。因積薪樓下，縱火，延燒及樓，使者脫走，求牘，因出懷中二百人授之。朝使馳上，命下止戮如濠所錄。存活無慮萬餘人。論者謂其陰德之厚，其後必大矣。濠子庭槐，字尚德。爲太學上舍。究極天文、地理、陰陽、醫、卜諸書。洪武三年，追封永嘉郡公。槐生爚，字如晦。通經術。元遂昌教諭。是爲先生之父。洪武三年，追封永嘉郡公。先生祖母梁氏，母富氏，皆封永嘉郡夫人。弟陞，當先生赴京陳策時，領衆禦國珍。民賴以安。先生娶富氏，封永嘉郡夫人。繼室

陳氏，章氏。子男二人，長璉，次璟，皆陳氏出也。女二人，長適吳彪，次適沈安，皆章氏出也。孫男四人，廌、麁、貂、驍。據行狀碑銘及劉燿東南田劉氏之家世。

南田山志附劉族世系表：「草創山志，擬作氏族表。求諸舊家之譜，或闕焉不詳；或斬而勿與。乃取吾族譜考，索其世系與人數，及有出身官職者著之。未能詳盡也。」茲據劉表，參酌傳狀，自先生始，至最後一世襲封伯爵止，列爲世表：



八世 七四人
 九世 七四人
 一〇九人
 二八人
 五二人
 四六人
 五七人
 贈誠意伯憲——龔誠意伯
 瑜字公瑾——龔誠意伯洪
 九〇人
 一六四人
 二二二人
 三六一人
 五七五人

龔誠意伯

龔誠意伯洪

龔誠意伯

世延字石圃

尙忠

萊臣

龔誠意伯

盡臣 (萊臣庶兄)

龔封誠意伯

孔昭字復陽

元武宗至大四年辛亥（西曆一三二一年）

一歲

行狀：「公生於至大四年辛亥，六月十五日。」碑銘同。據傳：「八年三月，帝親製文賜之，遣使護歸，抵家疾篤，節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亦與行狀及碑銘合。

王冕二十五歲。至元二十四年生

楊維禎十六歲。元貞二年生

吳萊十五歲。大德元年生

余闕九歲。大德七年生

秦不花八歲。大德八年生

胡翰五歲。大德十一年生

薩都刺四歲。至大元年生

宋濂二歲。至大三年生

仁宗皇慶元年壬子（西曆一三二二年）

二歲

柯九思生。

皇慶二年癸丑（西曆一三二三年）

三歲

李善長生。

延祐二年乙卯（西曆一三二五年）

五歲

陶安生。

延祐七年庚申（西曆一三三〇年）

十歲

吳萊舉於鄉。

泰不華江浙鄉試第一。

英宗至治元年辛酉（西曆一三二一年）

十一歲

泰不華對策大廷，進士及第。

王禕生。

至治三年癸亥（西曆一三二三年）

十三歲

孫炎生。

泰定帝泰定元年甲子（西曆一三二四年）

十四歲 入郡庠，受春秋經。

行狀：「年十四，入郡庠，從師受春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誦讀，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爲文有奇氣。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

碑銘亦謂年十四，入郡膠師受

春秋。碑銘係據行狀。

泰定二年乙丑（西曆一三二五年）

十五歲 讀書括城。（卽處州府治）交吳梅澗。

先生紫虛觀道士吳梅澗墓誌銘：「基年未弱冠，時讀書括城中。聞紫虛山水之佳，因從數朋

十七歲 讀書石門洞。講理性於鄭復初。

行狀：「講理性於復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即得其旨歸。先生大器之。乃謂公父曰：『吾將以天道無報於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

案復初，名原善，玉山人。延祐進士，德興丞，轉處州錄事，有異政。是年六月，與青田縣令曹用同遊石門。七月復奉檄修理石門書院。劉攽東石門題詠錄：「曹用摩崖二段。」余於泰定四年

六月二十二日來遊石門，觀瀑賦詩酌□□而飲之□□吏長□□高圓也。同遊者，青田縣令

曹用子成□□鄭原善復初記。又一泰定丁卯秋七月，縣尹曹用子成與本路所委錄事鄭

原善復初奉檄修理石門書院，增復學田校事而還。勒此以記歲月。相是役者，司吏季事葉文

炳也。一往來青（青田縣城）石（石門洞）間，與先生容有會晤機緣。先生從遊，約在是時。

先生於何年讀書石門。久無稽考。即清人韓錫胙亦僅云：「誠意吾鄉人，其會棲止是間無疑。」

韓錫胙修理石門洞誠意讀書堂引語。惟年來伏處家鄉，慕石門之奇秀，棲止其間，亦近情理。

如此則於復初遊石門時請業，尤合事實。

青田縣志敘山：『石門山：

縣西七十里，道書爲石門洞天。臨大溪，兩峯壁立，高數百丈，對峙

如門，深入爲洞，可容數千人。六月生寒，飛瀑千仞，中斷，滃濛作雨狀，隨風飄灑里許，近視如煙雲散聚，有氣無質，冬夏不竭。積瀑迴激，爲潭深數十丈。永嘉記云：『城門山瀑布水，值風散爲雨，遇日化爲青虹。』卽指此也。瀑次有亭曰噴雪，曰氣泉，曰銀河萬古。亭左有石門洞天樓，頂有軒轅邱，舊在榛莽。晉永嘉太守謝靈運躡屐來遊，始開此洞。巖壁鐫刻及碑勒題詠甚多。元廉訪副使王侯於洞西建石門書院，謝客堂今廢。』

彭啓豐建石門講堂詩并序：『石門之勝以瀑。謝靈運詩：『捫天倒明玉，蔽地瀉隋珠。』卽此景是。唐李太白有『噴壁灑素雪，空濛生晝寒』之句，更摹寫如繪。蓋天造靈奇，尤難其在驛路之旁，倚棹可玩也。歲癸亥，暮春三月，余自括蒼浮舟至石門，步磻道，尋坦陌，迤折至憩霧亭。僧人指點泉所從出處爲龍井，高不可見。時春雨方足，飛從空下，雷鎗霆擊，重霧彌谷，淒然增寒，衣袂皆溼。乃憶開先瀑布，與此景略同，而挂空玲瓏，茲更難名其狀也。講堂三楹，向爲劉誠意伯讀書處。惜無人焉葺而修之。僧石光將鍾草唱緣，余嘉夫勝地重新，巖扉增色，且俾前賢

名跡不涇於斷碑蔓草中也。因系以詩：「湍水下青田，石門如斗立。絕壁不可梯，支筇穿磳入。松栝繞徑生；磳道噴流急。上爲憩霧亭，剪草施稠苳。其巔有龍井，遠望高岌岌。積雪數百困，墜珠千斛粒。繽紛幾洄流，跳躑難收拾。聚擣若懸旒，散飛復滄溘。淒森神骨寒，亂濺衣裳溼。何當挽銀河，傾洞歸呼吸？雨後滋濃陰；春深起潛蟄。素登謝客堂，清風起習習。造物闢靈奇，石丈如俯揖。酌泉茗椀寒；拂薜碑痕澀。良遊詎蹉跎？幽賞散紆挹。望崖意自深，躋藤攀難及。臨風懷古人，講堂應重葺。」

錢鴻基誠意讀書堂詩：「石門仰崔巍；山坡構庭宇。冰雪寒彫樞；煙雲護翠柱。遺像瞻劉公，綸巾揮玉塵。有明三百年，於此著神武。誠意封何榮？勳高列爵五。剔薜讀殘碑，最屬狀奇古。我先司寇公，興師同夾輔。小子雖不敏，奚敢忘所祖。再拜奉瓣香，惟師尙鑒俯。颯然山風來，靈旗捲亭午。」袁枚詩：「遠望一條白，高空落翠微。甘霖眞嶽降，匹練作龍飛。遺像瞻司馬；隆中想布衣。傷心山下水，能出不能歸。」王夢篆詩：「文成功業炳千秋，圯上隆中可與儔。諸葛尙憐扶後主；沛公眞幸遇留侯。明珠曾見遺滄海；寶劍長看射斗牛。今日括蒼憑弔客，誰來不說

帝師州？」又「命世才生豈偶然？如公終始亦連遭。一官梅福輕投轄；半夜劉琨起着鞭。語爲債轅微忤旨；恨餘歸里旋生天。至今覆瓿犁眉集，膾炙人間五百年。」端木國瑚詩：「王氣

出江東，先生道未窮。卷書自圯上，臥龍此隆中。瀑布長時白，山花寂寞紅。我來殊已暮，蘿帳響

秋風。」吳世涵詩：「石室名香手自焚，大賢祠下薦芳芹。文章一代韓歐筆；帷幄千秋望散

勳。自昔熊飛曾洞壑，於今龍去尙風雲。此中猶有奇書否？寂寞山橋滿夕曛。」孫衣言詩：

「布衣又作帝王師，多病留侯殆繼之。早識天心歸日角，不聞漢鼎賴周椎。」明祖用儒一反元

政青田金華諸公之力也空山宴坐觀千古；儒者經綸盛一時。渭釣莘耕均此爾，紛紛陰素傳

神奇。」俞樾詩：「山中誠意舊儒宮，婦豎能談佐命功。我向堂前拜遺像，旗峯西壘鼓峯

東。」

明宗天歷元年戊辰（西曆一三二八年）

十八歲

朱元璋生於九月丁丑，其先故沛人。徙江東句容，爲朱家巷。宋季，大父再徙淮，家泗州。父又徙

鍾離太平鄉。母陳，生四子。元璋其季也。據明史。

文宗至順三年壬申（西曆一三三二年）

二十二歲

徐達生。

至順四年癸酉十月改順帝元統元年（西曆一三三三年）

二十三歲 會試赴京，舉進士。

青田縣志選舉進士：『至順四年癸酉科，李齊榜。劉基（九都南田人）葉峴（十一都富川

人）徐祖德（十八都石帆人）（案）浙江通志，以上三人，皆在至順二年余闕榜，而李齊

榜則稱元統元年。攷續通鑑，至順四年癸酉十月，改元元統。則元統元年，卽至順四年也。劉文

成集有龍虎臺賦，自注「癸酉會試作。」則當爲李齊榜無疑矣。』

案處州府志亦稱是年舉進士，證同。

行狀：『公在燕京時，間閱書肆，有天文書一帙，因閱之。翌日，卽背誦如流。其人大驚，欲以書授

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無事於書也。」

案先生初次赴京時期，別無查攷。惟是年北上應試，則「在京閱書」或卽是年也。

張羽生。

元統二年甲戌（西曆一三三四年）

二十四歲

宋濂年二十五，以著述名世。

明山，名震朝野。

金華賢達傳。明宋濂傳：「年二十五，明道著書義門鄭氏之東

至元元年乙亥（西曆一三三五年）

二十五歲

吳梅澗之長姪吳世昌中鄉貢。

至元二年丙子（西曆一三三六年）

二十六歲 除高安丞，有廉直聲。

先生紫虛觀道士吳梅澗墓誌銘云：「丙子之歲，基宦遊他方，不獲復見先生。今春歸括，而先生已矣，不亦傷哉！」據此，則丙子之前，必常在麗（麗水即處州府治）青（青田）與梅澗會晤，並未宦遊他方也。攝掾高安時，友人季山甫亦出典文學外邑。先生季山甫文集序：「予自丙子之歲，宦遊他方；山甫亦出典文學外邑。」

行狀：「授江西高安縣丞，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節之官以廉節著名。發姦擿伏，不避強禦。爲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爲得慈父；而豪右數欲陷之。時上下咸知其廉平，卒莫能害也。」

友人余闕送劉伯溫之江西廉使詩云：「祖帳依山館，車蓋何續紛？使君驅駟馬，衣上繡成文。中坐陳綺席，羽觴流薄薰。情多酒行急，意促歌吹殷。况我鄉邦友，同館復同羣。初賜麗神皋，遙望澄遠氛。迴鑣望雙闕，五色若卿雲。蒼茫歲年徂，東西歧路分。道長會日遠，何以奉殷勤。唯有凌霜柏，天寒可贈君。」

高啓生。

至元三年丁丑（西曆一三三七年）

二十七歲 仍爲高安丞。

至元四年戊寅（西曆一三三八年）

二十八歲 仍爲高安丞。

至元五年己卯（西曆一三三九年）

二十九歲 江西行省辟爲職官掾史。

李文忠生。

至元六年庚辰（西曆一三四〇年）

三十歲 仍爲職官掾史，已而投劾去。

行狀：「新昌州有人命獄，府委公覆檢，案覈得其故殺狀，初檢官得罷職罪，其家衆倚蒙古根脚，欲害公以復讎。江西行省大臣素知公，遂辟爲職官掾史，以讜直聞。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隱居力學，至是而道益明。」
案先生送葛元哲歸江西詩有「我昔筮仕筠陽初，官

事窘束情事疎。風塵奔走僅五稔，滿懷荆棘無人鋤。句。則棄江西官，約在是年。楊升庵集所載：『元至正間，上高縣術士曾義山，嘗設卜肆。有異人授以書，名銀河棹，山後占卜如神。邑人皆知預避。紅巾賊行掠無所得，恨欲殺之，隱匿縣西觀音閣得免，遂不復行其術。密藏其書於胡蘆石洞中。臨終謂其子曰：『某月某日，有劉姓過吾家，取書畀之。』後劉公伯溫，官江西高安，果經山家；其子如山言授之，遂棄官歸青田。『頗疑附會。蓋紅巾謀叛，在至正十一年。』明史紀事本末：『至正十一年五月。』（節）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都王顯忠韓咬兒復鼓妖言，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福通乃刑白馬黑牛，誓告天地。遂同起兵，以紅巾爲號。距

先生棄官時，已十年矣。且歸青田係任行省掾史以後，非官高安之時。其不切事實，更可證矣。先生與錢士能同日辟掾江西行省。惟去職時期，先後不同。先生送錢士能之建昌知州序云：『往時予與錢君士能同日辟掾江西行省，故其交爲最厚。歲餘士能與幕官論事不合，拂衣去。未幾，余亦以朽鈍辭歸。』

先生任職江西時，與李燿鄭希道善。其臨江仙詞序云：『予在江西時，與李燿以莊善，以莊嘗

賦詩有曰：「淚如霜後葉，撼撼下庭柯。」鄭君希道深愛賞之。今鄭君已卒，以莊與子別亦二十年。夢中相見道舊好，覺而憶其人，不知今存與亡？因記其詩屬爲詞，以寫其悲焉。」詞云：「街鼓無聲更漏咽，不知殘夜如何？玉繩歷落耿銀河，鵲驚穿暗樹，露墜滴寒莎。夢裏相逢還共說，五湖烟水漁簑。鏡中綠髮漸無多。淚如霜後葉，撼撼下庭柯。」

先生頗有不忘江西之慨。其送孔世川赴江西提舉詩云：「我辭西江歸，倏忽十二秋。每望西江雲，思心悵悠悠。恨無排風翼，安能凌虛游。故人渺天外，可夢不可求。邂逅送子行，感我涕泗流。登山有修蛇，涉水有長虬。逝者如零雨，一落誰能收？」

江西多文武才。先生常稱道之。送孔世川赴江西提舉詩云：「江西大藩地，卓犖多豪英。能綸雲漢，武能壯干城。」

吳萊卒於四月九日，四十四歲。

至正三年癸未（西曆一三四三年）

三十三歲 爲儒學副提舉，行省考試官，約在是年左右。

按先生送錢士能之建昌知州序所載：「往時，予與錢君士能同日辟掾江西行省。節歲餘，士能與幕官論事不合，拂衣去。未幾，余亦以朽鈍辭歸。不得見者九年矣。乃今年十月遇于杭，予以從仕郎爲儒學副提舉，又以疾謝事。而士能以奉議大夫，爲建昌知州。」則先生任儒學副提舉，當在是年前後。蓋先生辭官江西，年適三十。而與士能相遇於杭，約在三十九歲時也。行狀：「爲江浙儒學副提舉，爲行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爲臺憲所沮，遂移文決去。」

至正四年甲申（西曆一三四四年）

三十四歲

朱元璋年十七，泗大疫，父母兄及幼弟俱死，貧不能殮，藁葬之。尋仲又死。九月入皇覺寺爲僧，逾月，僧乏食，乃西至合肥，歷光固汝潁諸州。據明史。

宋濂長子燧生。

至正六年丙戌（西曆一三四六年）

三十六歲 赴京。隱居丹徒，約在是年。

先生丙戌歲赴京師途中送徐明德歸鎮江云：「疲馬懷空櫪，征衣怯路塵。那堪遠遊子，復送欲歸人。月滿西津夜，花明北固春。論文應有日，話別莫悲辛。」

丹徒巨村有劉文成讀書處。歐陽蘇容安軒初稿有蛟溪書屋懷青田劉先生詩并序：「先生以元季棄官，隱於我里。居村西蛟溪書屋。十二世祖太守公遣子弟受學先生。每與人言，凡事皆由前生定。一日，逢重九，太守公開筵賞菊。先生以是年春，因事他適，席將終而始至。止餘酒一杯，雞頭半箇耳。太守公重命整肴核。先生曰：「此前生定也。」太守公曰：「有說乎？」先生命觀戶後題句云：「去時三月三，來時九月九，半箇雞頭一杯酒。」讀畢大笑。至今傳爲佳話。今書屋雖踳然尚存，而先生不可復見矣。憑窗悵望，感而成章云：「危檐何高高，下瞰長溪水。煙景足山川，收入窗戶裏。大河從北來，依村環遶迤。春至桃花浪，洋洋浮百里。茅峯峙西南，當軒屏幃起。嶺樹翠欲挹，山光滿案几。歌詠愧凡才，前賢今杳矣。緬懷蚪潛時，詩酒逢知己。重九與上巳，前定識妙理。從龍謝詩人，指揮定明紀。茲樓久寂寞，憑眺懷彼美。高風不可攀，舉首徒

翹企。朗吟題壁詩，悠然接容止。」先生蛟谿詩云：「蛟乃龍之徒，隱顯異凡質，屈蟠深彎環，靈變不可悉。清溪深百湍，激滌見冽深。寒飆黯離晶，陰電煬幽室。超騰雲雷後，訶禁鬼神謐。應龍翔中天，渙汗濕箕畢。大江揚濁瀾，鼉蜃恣狂譎。閉藏當有待，保養慎無失。搜奇凜精魄，跼步述故術。嶮巖生長風，林木暮蕭瑟。」

至正七年丁亥（西曆一三四七年）

三十七歲

吳梅澗之次姪世德中乙榜。

至正八年戊子（西曆一三四八年）

三十八歲 寓臨安，交劉顯仁。

先生劉顯仁墓誌銘：「至正八年，予初寓臨安。交友未盡識也。求士於天台陶中立，得四明劉顯仁焉。與之交，侃侃如也。節顯仁家甚貧，而性耿介，寡所與交。其半生之最相知者，陶凱中立、賈執中、希賢、及基。」

長子璉生。

蘇伯衡故參政劉公墓碑銘：『皇明有佐命勳臣曰誠意伯劉公既薨，上嘉念其功

不置。洪武十年秋，遂以承務郎考功監丞官其子孟藻，後一月兼試監察御史；後二月超拜江
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未三年，竟薨於位。十二年六月三十日也。年三十二。』據此，則
璉實生於是年。梁廷燦編歷代名人生卒年表，定至正七年生，三十三歲誤。

十一月台州黃巖民方國珍起兵作亂。據明史

至正九年己丑（西曆一三四九年）

三十九歲 與月忽難爲文字交，佩其體卹民瘼，安良除暴。

先生送月忽難明德江浙府總管謝病去官序：『余昔宦游高安，高安與臨江隣。臨江故多虎
狼之卒，凡居城郭者，非素良家，咸執鞭以爲業。根據蔓附，累數百千輩，以鷹犬於府縣。民有忤
其一，必中以奇禍。官斥弗任，則羣構而排去之。節號曰笳鼓人，莫解其意。或曰：謂其部黨衆，而
心力齊也。余每聞而切齒焉。無能如之何也。會朝議以蒙古色目氏參佐簿書曹官。於是江浙
行省掾史月忽難公，獲選爲臨江路經歷。下車訪民瘼，按宿獄，凡壅滯不決者，皆笳鼓之徒爲

之督所屬逮捕，窮其姦狀。而上下夾爲覆冒，公執正議，愈奮曰：「吾誓不與鼠子俱立於此！」衆不能沮。於是事露者，伏其辜。餘黨悉斂迹退散。農民入城市相謂曰：「徼經歷我與爾敢來此乎？」予聞甚喜，且慶朝廷之用得其人。後數歲，乃識公於京師。公時奉使自湖廣還，民譽獨籍籍。予又爲大喜。至正己丑，公爲江浙財賦副總管，因得相與爲文字交。」

葉琛爲青田縣尹。宋濂葉治中歷官記：「侯名琛，字景淵，姓葉氏。處之麗水人。至正九年春，

轉承事郎處州路青田縣尹。」青田縣志名宦：「葉琛，一名伯顏，字景淵，麗水人。至正九年

縣尹。」

至正十年庚寅（西曆一三五〇年）

四十歲

夏五月，應青田洪應求之請，撰季氏湖山義塾記。

次子璟生於九月十四。據族譜

劉燿東辭嶺記：「辭嶺之名曷昉乎？相傳明建文四年，燕王棣

既篡位，逮我祖忠節公赴南京。就道之日，祖與妣辭別於此。後人遂以辭嶺名之。（節）按族

既篡位，逮我祖忠節公赴南京。就道之日，祖與妣辭別於此。後人遂以辭嶺名之。（節）按族

譜載我祖生日爲九月十四，而不詳卒日。明代遺編以卒於九月十四，而無生日。燕王入墓時爲六月，我祖被逮，固在六月之後。然不可得而詳矣。一生時月蝕復光。誠意伯嘆曰：「天墜乃緒，而卒能幹之者也。」誠意伯次子開門使劉仲璟長史傳。

劉顯仁領鄉貢。按先生海寧應和卿墓誌銘所載顯仁事，則顯仁實卒於至正十一年，而領鄉貢當在是年。先生劉顯仁墓誌銘：「明年乃以詩經領鄉貢，弗偶於春官，歸侍父，館海寧。」

州賈希賢之義塾。節明年七月得喝疾，疾二十日卒。」

至正十一年辛卯（西曆一三五一年）

四十一歲 在杭，時爲友人撰序銘。

春三月十五日，撰沙班子中興義塾詩序。

夏五月，劉顯仁自海寧來，致其友賈希賢之言，請爲言以餞海寧張知州。先生爲撰送海寧張知

州滿任去官序。

臥病江滸。有假名作福嚴寺記，爲褚奐所識。十月徐壽輝陷饒州，遂倉卒返里。先生杭州實菴

和尙福嚴寺記：「至正辛卯，寺成。將樹碑求文，以誌其所自。介杭人之識予者以請。予時臥病江滸，介以遠弗達，而倩於人爲文，假予名歸於師。師覽其言詞大鄙陋，弗稱心，甚不懌。而不知其果爲予作與否？將勒石，命褚奐書之。奐嘗從予校文棘闈中，頗知予力辨其妄。乃與師偕詣余求真文。予時已具舟將歸，倉卒不克就。會饒信告急，聲洶洶。予狼狽上道，遂不能記。明年，予以事至杭，師聞卽來，猶礮石待予言。嗚呼！予之言，何足爲世重輕？至有僞爲之者。而師之堅忍不二，則於是乎見矣。」

五月四日，劉顯仁之友人應和卿卒。同年安葬。顯仁請銘於先生。先生爲撰海寧應和卿墓誌銘云：「四明劉顯仁病篤，遺言於其叔父景儀，以其友人應和卿之墓碑，求銘於劉基曰：『先生知予心，信予言，且無妄許可於人。其爲言必當垂於後。應君長者，生與予交，沒予不得誌。必屬之先生，先生當不我遺，以不朽我友。我其無憾矣。』」明日，顯仁卒。節有元至正辛卯五月四日，君卒之日也。節至正辛卯某月某日，葬之日也。銘之者，括蒼劉基也。」據此，則顯仁亦於是年病卒。又據先生劉顯仁墓誌銘所載：「明年七月得喝疾，疾二十日卒。」語，則顯仁卒於七八

月間也。

十一月，有辛卯仲冬雨中作詩二首，多傷感語。如：「雨中行人足料棘，去與公家製戎服。中原豺虎正橫戈，天寒風急奈爾何！」

江浙行省檄石抹宜孫守溫州。寇平，陞浙東宣慰副使。元史石抹宜孫傳：「至正十一年，方國珍起海上。江浙行省檄宜孫守溫州，宜孫卽起任其事。其年閩寇犯處州，復檄宜孫以兵平之。以功陞浙東宣慰副使分府於台州。」

五月，穎州劉福通，蕭縣李二，羅田徐壽輝等起兵。六月，方國珍兄弟入海，燒掠沿海州郡。朝廷遣江浙行省左丞羅帖木兒往擊之，帖木兒被執，反爲國珍飾詞上聞。朝廷復遣達識帖木迺等至黃巖招國珍，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間。紹興總管秦不花欲命壯士襲殺之，達識帖木迺曰：「我受詔招降，公等欲擅命耶？」乃止。仍檄秦不花欲命壯士襲殺之，達識帖木迺兄弟官有差。十月徐壽輝起兵，稱帝蘄水，國號天完，改治平。攻陷饒州信州。據元史

至正十二年壬辰（西曆一三五二年）

四十二歲 以事赴杭。據福嚴寺記

三月，台州路達魯花赤泰不花與方國珍戰於澄江，死之。（四十九歲）先生作賦以弔，賦曰：「世有作忠以致怨兮，曾不知其故然。懷先生之耿介兮，遭時命之可憐。上壅蔽而不昭兮，下貪婪而不貞。權不能以自制兮，謀不能以獨成。進欲陳而無階兮，退欲往而無路。忠沉沉而不自兮，心搖搖而不固。繫黃服鼓車兮，驂蹇驢以曳之。習猛虎于籠檻兮，狐狸羣而制之。衆刻木之枉直兮，信讒邪之流言。倒裳以爲衣兮，涅素以爲玄。前宕冥令指途兮，驅離婁使從之。教養由以彎弧兮，繫其肘而引之。吁嗟先生兮，何逢時之不辰。生不能遂其心兮，死又抑而不伸。姦何爲而可長兮，忠何爲而可尤。尸比干而獎惡來兮，白日爲之昧幽。重曰嗚呼哀哉！吾安歸乎？

楔榆升堂兮，騶虞以爲妖。殪鳳凰而斲麒麟兮，糜梁肉以養梟。吠狗遭烹兮，捕猫蒙醢。雄雞晨鳴兮，衆以爲罪。忠固不求人知兮，於先生其何傷。國有忠而不知兮，喟皇天之不祥。辭曰：莽莽崇丘，閔無人兮。天高聽遐，疏不得親兮。松柏摧折，荆棘長兮。軒于菴菴，充佩纒兮。浮雲虹蜺，紛縱橫兮。上下阻隔，幽不能明兮。嗟苦先生！辛穰殃兮，姦邪矯枉，歸罪愆兮。咎繇不作，誰與

平兮，跖犬噬堯，理則然兮，麒麟豺狼，不同羣兮，自古有之，吾又何嗟兮？洋洋數百言，忠憤之慨，溢於言表。元綱不振，陟黜不明，國亡可立待矣。

作杭州寶菴和尚福嚴寺記、杭州路重修府治記。

七月，徐壽輝遣項普略引兵掠徽饒諸州。遂犯昱嶺關，陷杭州。先生有悲杭城詩云：「觀音渡頭，天狗落，北關門外塵沙惡。健兒披髮走如風，女哭男啼撼城郭。憶昔江南十五州，錢塘富庶稱第一。高門畫戟擁雄藩，豔舞清歌樂終日。割羶進酒皆後郎，呵叱閑人氣驕逸。一朝奔迸各西東，玉斝金杯散蓬華。清都太微天聽高，虎略龍韜緘石室。長夜風吹血腥入，吳山浙河慘蕭瑟。城上陣雲凝不飛，獨客無聲淚交溢。」

奉省檄任元帥府都事，佐浙東。先生有送順師住持瑞岩寺序云：「辛卯之歲，盜賊起四方。明年，予奉省檄佐戎浙東。聞永嘉有橫舟和尚，善用矛戟、弓弩、刀劍、戈槊、搥挺，通曲制官道，主用之法，因禮致於台。時天寧寺住持舜田，方宣力扞城，蚤夜不忘滅賊，則大喜，舉以主其仙居。

「三學寺。」

自杭還台。有台城秋夜調寄淡黃柳云：「江城夜寂，何處吹羌笛？城上月高風淅淅，翻動林梢敗葉，一片琅玕下空碧。倦遊客，鄉關暮雲隔。護回首，盼歸翼。想柴門流水依然在。白髮參軍，青衫司馬，休向天涯淚滴。」

八月往永嘉。有八月自台州之永嘉度蒼嶺詩云：「僕夫怨跋涉，瘦馬悲項領。盜賊追天誅，平人避災眚。佇立盼欽岑，心亂難爲整。」具見禍亂跋涉之苦。

至永嘉，在永嘉作云：「高屋集飛雨，蕭條生早寒。我來復幾時，明月缺已團。浮雲蔽青天，山川杳漫漫。狐狸嘯悲風，鯨鯢噴重瀾。孤雁號南飛，音聲悽以酸。願瞻望桑梓，慷慨起長歎。願欲凌風翔，惜哉無羽翰。中夜百感生，展轉不遑安。枯荷響西池，槁葉鳴林端。寥寥天宇空，冉冉時節闌。舉俗愛文身，誰識章甫冠？河流未到海，平陸皆驚湍。旗幟滿山澤，嗚呼行路難。」

議築慶元諸城以逼賊。傳：「方國珍起海上，掠郡縣。有司不能制。行省復辟基爲元帥府都事。基議築慶元諸城以逼賊，國珍氣沮。」

先生有築城詞云：「君不見杭州無城賊直入，台州有城賊不入。重門擊柝自古來，而况四郊

多警急。愚民莫可與慮始，見說築城俱不喜。一朝城成不可踰，挈家卻向城中居。寄語築城人：城高固自好，更須足食仍足兵。不然劍閣潼關且難保，獨不念至元延祐年，天下無城亦不盜。

「據此，則先生固主張築城以禦賊。乃後人因處州十縣九無城，（麗水有城，青田惟臨水一面有城，餘八縣均無城。）遂附會不築城係先生主張。以爲先生目擊當時盜賊蜂起，如果策城自衛，則一旦防禦不周，城破賊入，人民將被殲滅淨盡。反之，無城爲屏障，則出入自由，卽有匪人入境，儘可事前趨避，無辜犧牲者，當可減少。傳說紛紛，或以爲真。殊不知處郡萬山環繞，音訊不靈。不幸盜賊驅入，尙可從容避免乎？先生見識深遠，所議甚是。後人傳說，直笑談耳。

章溢爲斬寇所擄，乘間避福建。仰山魁錄：「章公溢，節至正壬辰，斬寇犯龍泉。公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存仁爲賊所得，公曰：『吾兄止有一子，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語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素聞公名，方出重價求之。及得公，大喜。欲問計，公正色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願爲此滅族事耶？』賊怒繫之柱，磨其脇曰：『不降者死！』公曰：『吾終不爲不義屈。賊壯之，不敢加害。公夜給守者，乘間脫歸，避地閩中。』

閩賊入龍泉，石抹宜孫率兵平之。

先生處州分元帥府同知副都元帥石末或書抹公德政

碑頌：「至正十二年，福建妖賊入處之龍泉，處婺大震。憲司趣起公，領征討事。公至龍泉，募鄉兵擊賊，走之。未幾，賊復入慶元。公進屯查田，使購其徒爲應，賊遂撓敗。公乘勝掩擊，俘斬千計，遂復慶元。進攻建寧之松溪政和，皆克之。處州平，公乃還天台。」

青田縣尹葉琛陸處州路總管府判官。

據青田縣志

朱元璋以閏二月朔入濠州，見郭子興。子興奇其狀貌，與語，大悅之，取爲親兵。凡有攻伐，命之往，輒勝。子興故撫宿州馬公女爲己女，遂妻焉。卽高后也。軍中咸呼爲朱公子。

九月余闕爲淮西宣慰副使。

至正十三年癸巳（西曆一三五三年）

四十三歲 爲浙東行省都事。旋因建議招捕方氏，爲上官所駁斥，羈管於紹興。放浪山水，以詩文

自娛。

正月，在杭。有癸巳正月在杭州作四首，多傷感語。茲錄其二三兩首：「江城陰氣凝，積雨春淒涼。

出門何所見？但見瓦礫場。新廬各有前，店合亦已張。市人半荷戈，使客盡戎裝。回首舊遊地，慘淡寒烟黃。悵焉念所思，惻愴心中傷。」徘徊西湖上，愴悵有所思。所思不可見，涕淚下沾衣。死生一瞬息，逝者安可追。狼暉信君子，李陵非男兒。」

明史紀事本末：「十三年十月，時青田劉基爲浙東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亂宜捕而斬之。執政多受國珍金者，輒罪基擅作威福，羈管於紹興，竟受國珍降。國珍雖受元官，實擁兵自固，不受元調發。元亦以四方多故，羈縻之，不問。國珍尋叛，據溫台慶元等路。」碑銘：「左丞帖里帖木耳招諭方寇，復辟公行省都事，公議方氏首亂，罪不可赦，宜捕誅其兄弟，而招安諸脅從者。方氏大懼，行重賂求解，而公峻卻之，執前議，請於朝。方氏乃走賂闕下，而省院臺則胥甘焉。降詔招安，授國珍官。駁公議，以爲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則罷左丞輩，而羈管公於紹興。自是方氏遂橫莫可制，山穴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則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於當途蓋蔑如也。」

先生有題王右軍蘭亭帖，頗似爲自身寫照。文曰：「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溫

戒謝萬之語，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稱於世，悲夫！

鄭復初往南田募崖。南田山志古蹟：「石圍山頂募崖殘字三則。其一「□□□復初□至正十

三年□」右募崖在山頂天池南石礮上。「豈先生去官後曾與鄭師同遊南田歟？」

吳成七作亂，寇青田。義勇徐伯龍糾義兵大戰，援兵不至，死於賊。山民乘機剽掠，燒燬縣治及官民廬舍。里人季珍率衆禦於縣西船寮，力戰，斬首三十餘級，亦以援兵不至死。青田縣志兵

寇

王彥中以春秋經魁鄉貢次榜，行省銓授建德路學錄。

朱元璋在郭子興家，每有大志，乃歸鄉里募兵，得七百人。濠人徐達、湯和等皆歸附。

五月，泰州張士誠起兵據高郵，自稱誠王。知府李齊死之。

至正十四年甲午（西曆一三五四年）

四十四歲 自台之越，挈眷住城之南阪。

先生書紹興府達魯花赤九十子陽德政詩後：「至正十四年，予自台之越，居城之南陬，近寶林教寺。」贈醫學錄江仲謙序：「紹興江仲謙，以醫良於其郡。甲午之歲，余挈家來紹興。紹興地卑溼，歲又寒暑易常度。家人疾病相連，屬不絕，延仲謙診之，劑所投，無不愈。由是倚仲謙以爲安，而信其以良稱不虛矣。」

觀王冕詩而敬之。其王原章詩集序云：「予在杭時，聞會稽王原章善爲詩。士大夫之工詩者，多稱道之，恨不能識也。至正甲午，盜起甌括間，予辟地之會稽，始得盡觀原章所爲詩。蓋直而不絞，質而不俚，豪而不誕，奇而不怪，博而不濫。有忠君愛民之情，去惡拔邪之志。懇懇惻惻，見於詞意之表，非徒作也，因大敬焉。」

與會稽羣士大夫爲寶林之游，賦詩倡和無虛日。據先生送道士張玄中歸桐柏觀詩序

二月，至蕭山。舍於友人包與善之棣萼軒。還越後，作棣萼軒記。

春，作魚樂軒記。

暮春三月，觀牡丹於祝茂卿家。有牡丹會詩序：「甲午之春，予避地會稽，始識祝茂卿於吳君以

時之所。三月既暮，茂卿之牡丹大開，因得與寓官郡士往觀焉。」

夏四月，與客遊寶林。分韻賦詩，得會字。詩成，撰送道士張玄中歸桐柏觀詩序云：「別峯上人既住寶林十有七年，道高德隆，百廢咸理。節夏四月癸丑，有道士張玄中來訪別峯上人，告將歸桐柏觀，適余與所遊客皆在。上人遂分韻爲歌詩以送道士。詩成，屬予序。」

七月，用章上人自浙西至會稽，過靈祕寺，登橫碧樓而奇之。請先生爲之記，先生作橫碧樓記。

九月，作書紹興府達魯花赤九十子陽德政詩後。

秋，福建妖賊聚衆構亂，入處之松陽遂昌。先生友人季山甫家界首，（松遂交界之市鎮）亦受騷擾。冬，作聞盜過界首季君山甫亦蒙訪及以詩唁之：「妖星何故犯奎躔？鶴上雲霄鯉入淵。寇退喜聞曾子反，書焚尙賴伏生傳。醞酸併與青氈去，瓜苦空餘綠蔓牽。慚愧杜郊湯博士，白鹽赤米數相憐。」

裕軒記亦作於是年，月日無考。此外有寄陶中立郭秉心敘舊言懷云：「爲別未五載，恍如生死隔。有時長想愁欲狂，中夜感歎無羽翼。憶昔相逢俱壯年，錢唐柳綠花含烟。粉牆綠繞子雲宅，

華燈照幙自草玄。春城飛雪滿一月，立馬敲門馬蹄沒。銅壺曉箭三十六，易坐更投鏃相挖。仰天大笑催命觴，酒多雪急天茫茫。論文握手到爾汝，知有膠漆無參商。君行卻向江東去，我亦棲遲廣文署。震澤風驚白雁秋，玉山露落青楓暮。井邑蕭條劫火餘，行人何處問絨書。傳聞那得辨真假，引領遙望空嗟吁。今年飄泊越城裏，重見手書悲且喜。舊遊雖在舊人非，獨立看雲淚如水。羨君絳帳開海濱，綵衣堂上向陽春。艱危大幸適樂土，况有主翁賢且仁。嗟予數與時不偶，畫虎不成祇類狗。家鄉蕩析身轉蓬，棄置田園事奔走。豺狼在郊蛇在藪，府縣官曹但糊口。藩垣久壓邊鄙報，旄丘載馳徒疾首。郭公子，今何如？璞中之玉可照車，委棄土壤慚硃。往事轉頭同過翼，猿鶴蟲沙豈終極？南山直幹劈雷電，般匠束手無顏色。般勤寄情素，會面未有期。願言努力各自慰，莫遣青鬢先成絲。一憤懣填膺，流露於字裏行間，良足悲已！

秋七月，朱元璋以七百人屬他將，而獨與徐達湯和等二十四人，南略定遠。

至正十五年乙未（西曆一三五五年）

四十五歲 三月往杭，旋還越。過蕭山，撰北嶺將軍廟碑。

春，遊越之活水源，及其上之松風閣，作活水源記。

春，遊雲門山。遊雲門記云：「春，天台朱伯言自浙西來，乃與東平李子庚、會稽富好禮、開元寺僧玄中偕往遊。則知所謂雲門者耶，果不謬於所聞。於是慨然有留連徘徊之意。而人事不偶，不能如其願。遂自廣孝寺度嶺至法華山而歸。」

六月，與靈峯奎上人重遊雲門，作遊雲門記。

同月，乘舟出越城，至平水市。開元寺僧機上人（即玄中）邀宿其菴（在市中）側之小軒中。僧請名其軒，莫能定。比至法華山，伯言好禮乃議其名曰溪麓。二十二日，作出越城至平水記。同月，出靈峯，狗溪而上，至普濟寺。寺僧砥上人請爲詩，又求序。作自靈峯適深居過普濟寺清遠樓記。天熱，上人欲留宿，因恐深居精舍浮休公（即允若上人）久待，遂與奎上人出寺至深居。有發普濟過明覺寺至深居記。至深居，留八日而回。作深居精舍記。

七月，遊松風閣，作松風閣記云：「金雞之峯，有三松焉。不知其幾百年矣。節方舟上人爲閣其下，而名之曰「松風之閣」。予嘗過而止之，洋洋乎若將留而忘歸焉。節予四方之寓人也，行止

無所定，而於是閣不能忘情，故將與上人別，而書此以爲之記。時至正十五年七月九日也。」

又松風閣記：「松風閣在金鷄峯下，活水源头上。予今春始至，留再宿，皆值雨。但聞波濤聲徹晝夜，未盡閱其妙也。至是往來止閣上，凡十餘日。因得備悉其變態。節留閣上又三日，乃歸。至正十五年二十三日記。」先生數遊是閣，作記二篇，眞所謂不能忘情矣。

同月，作諸暨州重修州學記，紹興崇福寺記。

吳梅澗七十五歲，卒於十月丙申。先生作紫虛觀道士吳梅澗墓誌銘。

春三月，濮陽吳孟思卒。十一月，翰林待制申屠公以孟思子昭來求墓誌銘於先生，先生撰吳

孟思墓誌銘。

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宜孫再鎮括。先生喜雨詩序：「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再鎮括之明年，

威行惠敷，姦暴日鑠。其夏五月，禾黍旣穡，天乃不雨，民大憂懼。」查天旱在至正十六年，則石

末鎮括，當在是年無疑矣。

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宋帝。

六月，朱元璋自和陽渡江取太平路。

至正十六年丙申（西曆一三五六年）

四十六歲 居越，思家甚切。有遣興詩云：「於越三年客，思家一百旬。如何今夜月，却憶鏡湖春？」
二月，聞張士誠陷湖州、松江、蘇州、常州諸路，悲慟不已。作感歎五言律：「聞說蘇州破，倉惶問故人。死生俱可悼，吾道一何屯。北去應無路，南藩自此貧。淒涼轉蓬客，淚盡浙江濱。」

同月，別紹興。作丙申二月別紹興諸公詩：「勞生屬時艱，將老萃憂戚。風塵隘九野，何土爲樂國？茲邦控吳越，名勝聞自昔。湖山競奇麗，物產亦充斥。交遊尙質儉，而不事華飾。且有良友胡，時來慰岑寂。全家免寒餓，幾欲忘旅客。胡爲微舍此，黽俛就行役。軒車遠追送，酒至淚諏滴。還鄉人所樂，我獨愁苦劇。故山有松柏，摧折爲荆棘。豈無骨肉親？大半生死隔。此語不可聞，此景那堪觀！愁情如波濤，傾洞胸與臆。佇立向穹蒼，一歎雙鬢白。」按詩中所謂「良友胡」係指胡元望，詩友也。

別紹往杭。行省以都事起先生。春三月九日，自杭歸處，與石末宜孫同謀括寇，時以詩文相往來。

先生唱和集序云：「予至正十六年，以承省檄與元帥石末公謀括寇。因爲詩相往來，凡有所感，輒形諸篇。雖不得達諸大廷，以訛君子之心。而亦豈敢以疏遠自外，而忘君臣之情義也哉？」

歸處郡。有諭甌括父老文云：「告甌括父老：皇朝以武德一九有，服而不殺，煥休滋潤，罔有荼毒。至今八十餘年矣。父老目不覩旌旗，耳不聆鉦鼓。茹蔬飯稻，哺孫育子。早臥晏眠，優優坦坦。通無販有，蹈山涉水。不覩不類，誰之賜歟？帝德寬大，務在休息，與百姓安樂太平，故禁網漏而弗修。官缺其人，偷惰潛生，以不能宣德化，達壅滯，咎在有司，非主上意也。今父老子弟，不察其故，歎暑嗟寒，徒怨於天。乘間造釁，竊弄戈兵，睚眦跳踉，曼及草木禽獸，率遏厥生。所過所止，山莽土赤，甚亡謂也。百姓無辜，籲號於天，驚動天心。天子乃授鉞左丞相曰：其從便宜，死之生之，無倚無頗。丞相矜念小民，謂不教而誅，有辜帝仁。詢于庶言，知使者父老鄉里，姻戚，與父老故無惡，爲能奉揚朝廷仁恩，以啓迪父老，必不逃傷。是用發傳，俾使者來諭父老，冀父老各體上意，約束其子弟，變極作福，以活乃胤屬，俾引勿割，惠至渥也。今使者至郡，且彌月矣。布告已至，而

父老子弟，猶豫未決。使者實愚朴，不能測人意，而嘗聞大君子之教曰：惠迪從逆，吉凶猶影響。火生於水，厥惟自灼。匹夫不可讎，况敢觸天子丞相怒乎？大命不僭，大恩不再。怨可釋，不可結。亂可已，不可長。冥行弗返，厥途乃窮。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又曰：迷復凶，父老念哉。語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使者雖微，丞相命也。惟父老審圖之，無自失厥時，以貽悔莫及。」

夏五月，撰處州分元帥府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德政碑頌：「至正十六年，季春九日，予自杭歸至處。處父老率其子弟，遮道言分元帥府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德曰：往微公，吾聚已爲墟；今微公，吾屬已爲菹。生我者天，而活我者公。君其知乎？予曰：然。如父老言。夏五月，豪酉既來納款，父老又率其子弟造於庭，言曰：石末公，邦家之干城，庶民之父母也。父母鞠子，罔不殫厥誠。厥子雖冥，亦鮮不念覆育恩。亶由中，惟公有大造於我州，肆我民誕，軫恤于心。曰：曷以報公？願繪公像于祠，且勒石紀公功，用示于州人，子子孫孫，俾勿忘。請爲之文，予謝弗能。父老進曰：君以丞相命，布宣天子德威。既協于遠人，旌庸錄勳，當不憚爲。石末公惠安我民，不伐不矜，君實知之。鑒於庶言，式克有徵。達丞相心，以勸後人。時惟至公，予弗敢辭，乃敘其實而繼以文。」

行狀：「行狀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吳成七等，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擒誅之，略定其地。」據此，則吳成七自十三年作亂以來，迄未剿滅。至今方爲先生等所平服也。

大旱，元史五行志先生有旱天多雨意詩五首呈石末公，又次韻和石末公旱天多雨意五首。

五月，天雨。有五月二十九日喜雨奉賀石末元帥，及用前喜雨韻寄呈石末元帥時成卒有不軌謀蓄而未發公治之以意卒遂反正故發之以言且并志祈雨有應也詩。

雨後，民喜。先生旣爲詩以歌，大夫君子咸屬和焉。季山甫哀而集之。先生復作喜雨詩序。

十月還鄉，有丙申歲十月還鄉作七首，不勝滄桑之感。詩曰：

溪上寒山淡落暉，溪邊風送客帽歸。故家文物今何在？平世人民半已非。華髮老翁啼進酒，蓬頭稚子笑牽衣。自知薄質行衰朽，未覩明廷賦采薇。

風急霜飛天地寒，草黃木落水泉乾。千村亂後荒榛滿，孤客歸來拄淚看。野宿狐狸鳴戶外，巢居烟火出雲端。黍苗處處思陰雨，王粲詩成損肺肝。

故園梅蕊依時發，異縣歸人却見斯。花自別來難獨立，人今老去復何之？未能荷鍤除叢棘，且

可隨方着短籬。等待薰風暄暖後，枝間看取實離離。

手種庭前安石榴，開花結子到深秋。可憐枝葉從人折，尚有根株爲客留。枳枸悲風吹白日，若華高影隔青丘。壞垣蟋蟀知離恨，長夜淒涼弔獨愁。

舍北草池寒已枯，草中時復見菰蒲。檻泉感沸無留鮒，弱藻蒙茸不繫鳧。綠葉紅花空代謝，青蛙秋蚓任喧呼。窺臨最憶琴高鯉，騰駕風雷定有無。

小舟衝雨清溪上，雨密溪深宿霧昏。游子到家無舊物，故人留客歎空樽。荒畦蔓草纏蒿草，落日青猿叫白猿。語罷不須還秉燭，耳聞目見總銷魂。

五載辭家未卜歸，歸來如客鬢如絲。親知過眼還成夢，事勢傷心不可思。且喜松楸仍舊日，莫嗟閭井異前時。修文偃武君王意，鑄甲銷戈會有期。

三月，朱元璋克金陵，改集慶路爲應天府。

同月，方國珍復降元，命爲海道漕運萬戶。其兄國璋爲衢州路總管。

至正十七年丁酉（西曆一三五七年）

四十七歲 爲行樞密院經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守處州。

元史石抹宜孫傳：「至正十七年，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鐵睦邇承制，陞宜孫行樞密院判官，總制處州分院，治於處。又以江浙儒學副提舉劉基爲其院經歷，蕭山縣尹蘇友龍爲照磨。而宜孫又辟郡人胡深、葉琛、章溢參謀其事。處爲郡，山谷聯絡，盜賊憑據險阻，輒竊發不易平治。宜孫用基等謀，或擣以兵，或誘以計，未幾，皆殲殄無遺類。」

寇平，棄官。與義從者歸青田山中，捍衛境土，賊不得逞。

行狀：「爲行樞密院經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守處州。安集本郡後，授行省郎中，經略使李谷鳳巡撫江南諸道，採守臣功績奏於朝。時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軍功不錄。乃棄官歸田里。時義從者俱畏方氏殘虐，遂從公居青田山中，乃著郁離子。」

先生應召赴金陵時，至正二十年以衆付弟陞，且曰：「善守境土。」據行狀則棄官隱青田中，亦嚴密設計防敵無疑矣。

先生有述志賦，多沈鬱之思，坎壈之况。約爲是年所作，錄之，以悲其志焉：「鮮余生之眇眇兮，荷

后皇之深仁。具五氣以成形兮，受明命而爲人。體乾坤之粹精兮，晞日月之景光。漱飛泉之華滋兮，泥灑露之醇英。製杜蘅以爲衣兮，藉萑若之菲菲。佩琳瑯之玲瓏兮，帶文藻之葳蕤。朝濯髮於蘭池兮，夕偃息乎瓊苑。願馳騫以遠遊兮，及白日之未晚。駕輕軺之將將兮，服蒼虬之騤騤。遵大路以周流兮，曳虹蜺之委蛇。挾長離而乘鸞兮，款閭闔之九門。豐隆爲余先導兮，百靈爲余駿奔。前燭陰以啓途兮，颺凱風使清埃。覲北斗于文昌兮，朝玉皇于帝臺。食玄圃之丹黃兮，澡天潢之芳津。激微淼于桂枝兮，輕波起而龍鱗。清都不可以久留兮，忽乘雲而遐征。浮江湖之浩漾兮，陵山嶽之崢嶸。野莽蒼以多榛兮，路險隘而紆曲。猥猶魚然而攫噬兮，蝮蛇蜿蜒以當陸。鬱忡忡以怵惕兮，適皇皇以營營。雨淫淫而不止兮，霧黯黯以晝冥。烏鳶號以成羣兮，鳳孤棲而無所。楚屈原之獨醒兮，衆皆以之爲咎。欲振迅以高舉兮，無六翮以奮飛。將抑志以從俗兮，非余心之所怡。長太息以增歎兮，哀時世之異常。棄韶夏而非聽兮，登僕佻于中堂。菘軒于以和羹兮，腌鮑魚而實俎。斲榲楠以給爨兮，束荆棘而爲柱。施罾罟于丘陵兮，怨魴鯉之弗獲。虎兇逸于山林兮，循戶庭以求索。前蒙眛以指途兮，彊揚子使操轅。命侏儒令舉鼎兮，則

都盧使守閣。歲冉冉而將頽兮，日曖曖以就昧。松柏摧而根死兮，江河化而爲滄。秣余馬于不周兮，整余轡於樊桐。無蒼龜以決疑兮，迷不知余所從。搥扶搖以爲輿兮，攬列缺以爲鞅。驂青鸞之茈茈兮，超烟靄而上浮。梁天津以濟河兮，睇紫微之神闕。開明怒目而電視兮，貔豹吼而山裂。進無人以爲之先容兮，欲自獻而不敢。氣勃鬱以憑中兮，心惻傷以憚慄。過少微而歷明堂兮，就軒轅而陳情。雷霆砰其隱轡兮，馬辟易而不行。訪六符于泰階兮，求民極之所在。咎繇不可以作兮，競狂直以爲罪。凌天街以徑度兮，造旬始而瞻西清。衆畏讒而卷舌兮，孰能白予之忠誠。怛怛其無止兮，默悄悄以狐疑。要傳說于箕尾兮，命靈龜使占之。曰有名必有實兮，若形影之相因。相福極出自天兮，又何尤乎世之人。鼎胡峙而不烹兮，旗胡張而弗靡。弧不可以射侯兮，駟不可以策而馳。衆蠕蠕以朵頤兮，若頽波之東趨。謂壘翟而弗章兮，愛贏家之負塗。方不可刊而規兮，白不可涅而黑。悲桂椒之芬芳兮，與朝菌而偕落。殷比干之剖心兮，時豈不知其爲聖人。魯仲尼之過化兮，焉役役而無所容其身。由彊義而罹殃兮，惠直道而被黜。子胥忠而殞命兮，伯夷清而不食。將登山而迷路兮，欲涉水而無航。東西南北安所之兮，顧焉擇其

所長？神冥冥而不下兮，龜又厭而弗告。思糾結而不抽兮，意恍惚以震悼。忽濫汜以遐舉兮，行遊目於大荒。羲和不可扳而留兮，恐年歲之弗將。駕廣漠而南征兮，叫重華于九疑。山岑岑以蔽天兮，江淼淼而不可窺。遭吾道夫西陲兮，聽鳴鳳于岐陽。慨禾黍之離離兮，梧桐摧而不芳。浮龍門以泝河兮，訪夏后之遺跡。川瀆混而不分兮，鯨鯢起而人立。攬騁轡而迴驚兮，謁陶唐之舊京。無衣裳以禦寒兮，哀蟋蟀之悲鳴。心悵悵以增傷兮，神夢夢其若醉。淚落落以交流兮，憂湛湛而來會。傳說之版築兮，無武丁其誰舉？夷吾不逢夫鮑叔兮，竟淪沒于囹圄。推竭心以服勤兮，上介山而立枯。種霸越而滅吳兮，終勿頸于屬鏹。樂毅升于金臺兮，何遁逃而走趙？周條侯之耿介兮，卒含怨以餓殍。忠有蔽而不昭兮，道有塞而不行。名不可疆而立兮，功不可期而成。李斯上書以相秦兮，空自陷於罪尤。買臣顯而僂辱兮，豈如負薪之無憂。魚赴餌以中鉤兮，雉慕媒而膺鏑。鳳凰翔于丹穴兮，又何患乎矰弋。返余旆之騰旒兮，還余車之鱗鱗。采薇蕨于山阿兮，搨芹藻于水濱。列玄泉以瑩心兮，坐素石以怡情。聆嚶鳴之悅豫兮，翫卉木之敷榮。挹清風之泠泠兮，照秋月之娟娟。登高邱以詠歌兮，聊逍遙以永年。」

四月，王彥中卒。先生作王彥中哀辭。石末宜孫亦作詩唁之。

七月，有丁酉七月十四夜望月仍蝕且既而司天報亦不至感去年作此寄石末公詩。

冬十月，撰浙東肅政廉訪司處州分司題名記。

陳司戶墓誌銘亦作於是年，月日無攷。

三月，朱元璋克常州，五月取寧國等路百戶，八月取揚州。

十二月，天完將明玉珍據成都。

至正十八年戊戌（西曆一三五八年）

四十八歲 隱居青田，不問世事。

三月，朱元璋取建德路，十二月，師至蘭溪。令王宗顯往婺州偵探，偵知城中守將各自爲心。元

璋大喜。石抹宜孫守處州，聞大軍攻婺州，急與參謀胡深章溢議守備，造獅子戰車數百輛，以

其弟石抹厚孫守婺，繼令深等將車師爲援，自率衆萬餘出縉雲以應之。深至松溪，觀望不敢

進。元璋謂諸將曰：「婺倚石抹宜孫，故未肯卽下。聞彼以車戰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

狹，車不可行，以精兵禦之，其勢即破。援兵破，則城中不勞而下矣。」已而深果敗。甲申，兵入城。改婺州路爲寧越府。召儒士胡翰等講經；葉儀、宋濂爲五經師。元璋既定寧越，遂擬取浙東未下諸郡。據明史。

胡大海克蘭溪，獲僧人孟月庭，搜得天文、地理書。大海留在帳下。元璋親征婺州，過蘭溪。大海以月庭見之，得其天文書，甚喜。問月庭原師何人，月庭曰：「龍游來得明，精於天文。」元璋克婺州，立觀星樓於省東。夜與月庭登樓，仰觀天象，至更深，得其指授。就令月庭長髮娶妻，待之甚厚。據明國初事蹟。

是年，先生因不爲元用，隱居青田。非然者，勢必與胡深、章溢等同議守備，出奇制勝，固意中事也。

正月，天完將陳友諒破安慶，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五十六歲。

五月，宋劉福通破汴梁，奉其主韓林兒居之。

至正十九年己亥（西曆一三五九年）

四十九歲 仍居青田。元璋遣使徵之，未應。

三月，方國珍遣使以溫台慶元三郡附於元璋。五月，元璋自甯越還建康，召胡大海諭之曰：「甯越爲浙東重地，吾以爾才，故特命爾守。宋伯顏不花在衢，其人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爲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甯越密邇。爾宜與同僉常遇春同心協力，俟間取之。此三人皆勦敵，不可忽也。」九月，常遇春攻陷衢州。十一月，胡大海、耿再成進攻處州。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參謀林彬祖屯葛渡；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之。士卒皆無鬪志，胡深棄軍降，且言處州兵弱易攻。大海卽出軍樊嶺，與再成合攻之。桃花嶺據山巔，最險巖。再成間道出其後，連拔桃花葛渡二砦，遂薄城下。壬寅，宜孫戰敗，棄城走。建寧七邑皆下。以再成統兵鎮之。未幾，宜孫收散卒，欲復處州，攻慶元。再成復擊敗之，宜孫戰死。十二月，遣使徵宋濂、章溢、葉琛及先生。據明史明國初事蹟：「太祖克婺州，遣使往處州，招參政石抹宜孫，不從。後命僉院胡大海克其城。太祖聞劉基、章溢、葉琛皆國士也，特遣宣使樊觀齋幣禮徵基等到京。」案元璋雖於是年遣使來徵，然先生斯時猶未應召。第列朝詩集所載：「上命招致劉誠意，劉

堅不肯出」之言，未免不切事實。蓋先生退隱還鄉，原非素志，可於感懷詩「昊天厭秦德，瑞氣生芒碭。」「修身俟天命，萬古全其名。」四語見之。

六月，陳友諒攻信州。

八月，察罕特穆爾克汴梁。宋劉福通以其主韓林兒，復走安豐。

十一月，元授國珍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十二月，陳友諒徙其主徐壽輝都江州，自稱漢王。

王冕卒，七十三歲。

至正二十年庚子（西曆一三六〇年）

五十歲 三月至建康，見元璋，陳時務十八策。

行狀：「會上下金華，定括蒼。公乃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公決計趨金陵。衆疑未決，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詎能獲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吾與所輔者爾。奚以衆爲？』悉以衆付其弟陞，俾家人葉性



朱佑等參掌之。且曰：「善守境土，毋爲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適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一十八策。上從之。」

傳：「及太祖下金華，定括蒼。聞基及宋濂等名，以幣聘基。未應。總制孫炎再致書，因邀之，基始出。既至，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大喜。築禮賢館以處基等，寵禮甚至。」

明史紀事本末：「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太祖，喜甚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

列朝詩集：「孫丹陽炎，字伯融。節在處時，以上命招致劉誠意。劉堅不肯出，以寶劍遺伯融，伯融作詩，以爲劍當獻天子，人臣不敢私，封還之。劉無以答，乃逡巡就見。今其詩具集中：「寶劍光耿耿，佩之可以當一龍，只是陰山太古雪，爲誰結此青芙蓉。明珠爲寶錦爲帶，三尺枯蛟出冰海。自從虎革裹干戈，飛入芒碭育光彩。青田劉郎漢諸孫，傳家惟有此物存。匣中千年睡不醒，白帝血染桃花痕。山童神全眼如日，時見蜿蜒走虛室。我逢龍精不敢彈，正氣直貫青天寒。還君持之獻明主，若歲大旱爲霖雨。」

按以上各書所載先生赴京之動機，均有不同。惟其待天命，扶明主，濟時艱之懷抱，固已蓄之久矣。

先生有渡江遣懷詩，似爲是年應召渡江時所作。詩云：「東風吹滄江，白日照花柳。山川半顯晦，積雨晴未久。青陽好氣候，羣物競苞剖。農夫荷鋤犂，各自登隴畝。烏鳩鳴相應，陂水光瀏瀏。天地起戈兵，荆榛塞原阜。茲邦特按堵，庶足憩奔走。故鄉有園田，委棄沒藜莠。老母年八十，頭童齒牙朽。癡兒始垂髻，出入寡朋友。衣衾雜絮毳，羹食乏菘韭。儼然多病身，至家倚糊口。那令更遠去，憂念成疾首。千金聘宿瘤，顧謂西施醜。鹽車推太行，驕驪不如狗。况我篤塞質，困踣畏培塿。濟河須巨舫，將焉用嬰缶？朱絃緝琴瑟，曷中洪鐘紐。剡蒿射犀革，空貽養由咎。巍巍神祖烈，乾坤前高厚。蠢茲蛇豕儔，乘拙恣哮吼。非無熊羆臣，士產分左右。更張吾豈能？習慣彼已徂。鹿麋曾傷虎，宵邁讐狸內。寤言亂心緒，忽若醉醇酒。疎賤等蚍蜉，捐軀復何有？夷吾匪每生，鞠育未宜負。愴悵憶松楸，淚濕蓬鬢垢。道途正艱阻，進退維窅白。向風一陳情，何由達南斗？」

龜山堂外紀：「劉基初見明太祖，問能詩乎？基曰：「儒者末事，何謂不能？」時帝方食，指所用

斑竹箬使賦之。基應聲曰：「一對湘江玉並看，二妃曾灑淚痕斑。」帝顰戲曰：「秀才氣味。」基曰：「未也，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留侯一借問。」帝大悅，恨相見晚。」此一節，正史無傳，未可遽信，存之待考。

居孔子廟，頗念家。

送仲珩還金華序云：「庚子之歲，予與金華宋先生俱來京師。時上渡江未

久，浙東方歸附。先與予同鄉葉景淵、章三益同居孔子廟學。惟日相與談笑，能俱不念家。而予三人者，亦皆不能無芥於心，惟先生泰然耳。」

以謀略見稱，預機密謀議。

明史紀事本末：「太祖一日從容問陶安曰：『劉基四人之才如何？』

安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太祖深然之。未幾，以濂爲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司提舉，遣世子受經，以溢琛爲營田司僉事，基留帷幄，預機密謀議。又：「閏五月，友諒自江州引兵東下，建康大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以決死一戰，戰不勝，即走未晚。太祖心非諸將議，獨劉基張目不言。太祖召基入內，問計。基曰：『先斬主降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太祖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天道後舉者

勝。吾以逸待勞，何患不克？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勝，以成王業，在此舉也。」太祖意益決。」

元璋克蘭溪時，獲僧人孟月庭，精天文。至是得先生及江西鐵冠亦能天文。月庭與之論，不合。嘗有犯上之言，元璋不加罪，發和州使坐。參軍郭景祥奏月庭毀謗。元璋差校尉杖殺之。據明

國初事蹟

先生精於天文，世人遂多臆度附會之說，以爲先生嘗泛舟西湖，有「十年後有王者起，當輔之」之言，謬也。青田縣志辨誤：「劉基傳：「嘗泛舟西湖，有異雲映湖水中，衆方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我當輔之。』遂歸，隱南田山中。客有說基者曰：『方今海內鼎沸，如公才略，據括蒼華嚴明越，可折簡而定。截江守之，此勾踐業也。』基笑謝曰：『客休矣，天命有待。』會明太祖下金華，遣官聘基，基謁帝。」（朱彝尊靜居詩話）公在元時，有和王文明絕句云：「夜涼月白西湖水，坐看三台上將星。」好事者遂附會之。謂公望西湖雲氣，語坐客云：「後十年有王者起，吾當輔之。」此妄也。（案）明史孫

炎傳克處州，授總制。以禮招聘劉基、章溢、葉琛等，基不肯出。炎使再往，基遺以寶劍。炎作詩贈基，言劍當獻天子，斬不順命者，非人臣所宜用。封還之。且貽書數千言，基始就見。會太祖來聘，遂送詣建康。然則公之初意，非欲輔明祖也決矣。第元既不能用公，明之君臣再三來聘，公以天下生民爲念，知其可輔則出而輔之。其心事如青天白日，豈有一毫希覬之私哉？論者或以伊尹比公，雖頗相似，而實亦不同。伊尹之就湯就桀，以湯固桀之臣也。若明祖起兵之初，早已與元爲敵矣。使非深知元之不可復輔，則豈能苟就明之聘乎？蓋公之心，卽伊尹相湯之心，而其事則與微子歸周、管仲事桓，實相類。觀於孔子之仁，微管可以知公之心矣。王氣之談，必無之事也；至所稱客說之詞，尤謬妄不足辨。

丁在明氏根據二十四史列傳，統計各地人物，其籍隸浙籍者，以明代二百五十九人爲最盛，且爲全國冠。不可謂非先生等垂昭之力也。

五月，陳友諒殺其主徐壽輝，遂自稱帝。國號漢，改元大義。

至正二十一年辛丑（西曆一三六一年）

五十一歲 定征伐之計，元璋從之。旋聞母喪，悲慟欲歸。元璋以書慰留之。春正月朔，中書省設御

座，奉小明王行慶賀禮。先生怒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不拜。元璋召先生入內，問之。先生

遂陳天命有在，元璋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據明史

八月，元璋決計伐陳友諒。庚寅，元璋御龍驤巨艦，舟師乘風溯流而上，烏數萬夾上艦而飛。戊戌，抵安慶，敵固守不戰。乃以陸疑之，敵兵動，遂命廖永忠、張志雄以舟師擊其水寨，大破之。攻城，自旦至暮不拔。先生請棄安慶去，徑拔江州，傾其巢穴。元璋從之，遂率兵西上，長驅過小孤，乘勝拔蘄州等處，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遣其部將鄭仁傑詣軍門納款，且請禁止數事，勿散離其所部兵。元璋有難色。先生自後榻所坐胡牀，元璋悟，許之，賜書慰諭。廷瑞得書，

遣康泰詣九江降。據明史

行狀：『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爲？」遂不拜。適上召公，公遂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遂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以爲宜，逕拔江州。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

命授方略。公書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卽伏兵。項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卽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雲起如公言。衆以爲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王漢一以驍信降，上命公撫之。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踢所坐胡牀，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御製慰書：「今日聞知老先生尊堂辭世去矣。壽八十餘歲，人生在世，能有幾箇如此？先生聞知，莫不思歸否？先生旣來助我，事業未成。若果思歸，必當且寬於禮。我正當不合解，先生休去，爲何？此一小城，我掌綱常，正宜教人忠孝，卻不當當先生歸去。昔日徐庶助劉先主，母被曹操將去，庶云：「方寸亂矣，乞放我歸。」先主容去，使致子母團圓。然此先生之母若生，而他處以徐庶論之，必當以徐庶之去。今日先生老母任逍遙之路，踏更生之境，有何不可？先生當以寬容加餐，以養懷才抱道之體，助我成功。那時必當遣官與先生一同回鄉里薦母之劬勞，豈不美哉？」

至正二十二年壬寅（西曆一三六二年）

五十二歲 二月，以母喪辭歸，值金華處州苗帥作亂，守將夏毅卽迎入城，一夕定之。處州平，至家

營喪事。

春二月，金華苗帥蔣英、劉震作亂，殺參將胡大海。丁亥，處州苗帥李祐之、賀仁德聞蔣英等殺胡大海，亦作亂，刺再成中頸死。分省部事，孫炎被執，亦被害。知府王道同、朱文剛皆不屈死。文忠復調兵屯縉圖之。時二郡煽亂，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甚。會先生丁母憂回，卽迎入城，一夕定之。先生發書各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候諸軍同進討。癸酉復處州。據明史

歸，上遣禮官伴送。累使弔祭，恩禮甚厚。行狀

至家，語所親以元璋有天下之狀，鄉里心服。禮賢錄：「劉基以母喪至家營喪事。時語所親，以

上必當有天下之狀，於是鄉里及隣附郡縣，翕然心服。方氏雖據溫台明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基如景星慶雲。」

國珍致書奉禮。傳：「國珍素畏基，致書唁。基答書宣示太祖威德，國珍遂入貢。」行狀：「方

氏素畏公名，時遣人致書奉禮，公不敢受。使人白於上，上因令公與通問，公因宣國家威德，方

氏遂納土入貢。」

元璋數以書訪軍國事，卽條答之，悉中機宜。

據傳

御名書：

「頓首奉書伯溫老先生閣下：愚與

先生自江西別後，屢有不祥，皆應先生前教之言，幸獲殄滅奸黨，疆域少安，收兵避暑，遣人專詣先生前，虔求一來，望先生發蹤指示耳。日夜懸懸。六月二十二日剋期，回得教墨，論以六月七月間，舉兵用事，不利先動。當候土木順行，金星出現則可。使愚一見教音，身心踴躍，足不敢前。如此者何？蓋以先生一二年間，以天道發愚，所向無敵。今不敢違教，然擇在七月二十一日甲子，未得吉時；是以再差人星夜詣前，望先生以生民爲念，德教爲心，早賜來臨，是所願也。如或未可卽來，可將年月吉日、時辰、方向、門戶擇定，密封發來，實爲眷顧。惟先生亮察不備。」又帖：「郎中胡深轉奉到先生諭以守備之書，知人情之見，山中豪傑，可否盡在其書。愚觀先生之誠，又何言也？似先生有此護顧之心，括城可使愚高枕無憂矣。」

二月，江西祝宗康泰謀叛，劫南昌，知府葉琛迎戰死之。

三月，明玉珍破雲南，五月自稱隴蜀王。

蘇伯衡舉於鄉。

至正二十三年癸卯（西曆一三六三年）

五十三歲 應召赴京，任軍機事。

御名書：「頓首奉書伯溫老先生閣下：去歲先生行，曾言湖廣之事，一去便得，然得不得，直候正月盡間，二月內可得。果然，初至湖廣，賊人詐降，後又堅壁不出，至今未下。實應先生之言矣。茲者，再行差人賣書詣前，專望先生早爲起程前來，萬幸！希亮察不具。」按明史元璋於四月間討友諒，先生亦同行任軍機事，則先生赴京之期，當在二三月間也。

赴京，過建德，適士誠入寇，遂授曹國公擊賊計。行狀：「赴京，道經建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曹國公守建德，欲奮擊之。公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公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輕動。公趨使疾進，兵至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賊，迸走至東陽，悉擒之以還。公遂至京。」

至京，陳用兵先後，元璋從之。

行狀：「公至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公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旣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
會陳氏復攻洪都，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於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皆從之。陳氏遂平。」

夏四月，陳友諒忿其疆場日蹙，大作舟艦，空國而來。兵號六十萬，元璋所乘舟檣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元璋知之，庚寅夏，令諸船盡白其檣，且莫能辨，敵益駭。辛卯，復率衆大戰，自辰至巳不解。時先生侍，忽躍起大呼，元璋亦驚起回顧，但見先生雙手揮之曰：「難星過，急更舟。」元璋如言入他舟，坐未定，舊所御舟，以礮碎矣。友諒乘高見舟碎，喜甚。俄元璋麾舟更進，皆失色。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初，先生還建康，上謀用兵，吳漢孰先？或以張士誠近，富且弱，宜先。先生曰：「不然，士誠自守寇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滅，張氏囊中物矣。」元璋曰：「然，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若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

來救，是吾疲於二寇也。」遂決計伐陳氏。會士誠遣呂珍攻韓林兒於安豐，元璋親率諸將援之。先生力諫不聽。既解安豐圍，復命諸將移師圍廬州。及友諒急攻南昌，張子明請濟師，始解廬州圍。親帥而上。至是元璋謂先生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我出，建康空虛，順流而下。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友諒既敗，元璋喜謂諸將曰：「此賊亡，天下不足定矣。」據明史

明國初事蹟：「張士誠圍安豐，劉福通請兵救援，太祖親援。初發時，大使劉基諫曰：「不宜輕出，假使救出來，當發付何處？」太祖不聽，經過廬州，平章左君弼不出迎。及安豐兵敗，回攻廬州，三月不克。時僞漢王陳友諒親率高梢子戰船，兵號六十萬，圍江西南昌府，雲梯等攻具不利，時擊攻雖急，而都督朱文正城上發砲，石播，木火箭，無不破之。僅及三月，守且將盡，援兵不至，事急，文正遣捨命王詣友諒營，詐言約日出降。友諒緩其攻。至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友諒縛捨命王於城下游營殺之。文正堅城以待，援至，聲息到廬州，太祖纔知之，謂徐達等曰：「爲一廬州，而失江西大郡，豈兵家之法？」遂解圍，親率戰船蔽江西，上至鄱陽湖。友諒聞援

兵至，解南昌圍，退出康山，與太祖大戰。太祖頗懼，問劉基氣色如何？基曰：「我兵必勝之氣，當力戰。」友諒果中流矢死。兵船盡降。太祖謂劉基曰：「我不當安豐之行，使陳友諒乘我之出，京城空虛，順流而下，擣我建康。誠進無所成，退無所守。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遂班師。」

正月，明玉珍稱帝於成都，建國號曰夏，改元天統。

七月，張士誠自稱吳王。

至正二十四年甲辰（西曆一三六四年）

五十四歲 仍任軍機事。

春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元璋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率諸臣奉上吳王位。建百官司屬，以李善長爲中書左相國；徐達爲中書右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中；張昶爲左司都事。二月，伐漢主陳理降。湖廣、江西悉平。據明史

五月，吳王士誠遂達實特穆爾，以其弟士信爲江浙左丞相。

至正二十五年乙巳（西曆一三六五年）

五十五歲 仍參與機密謀議。仰觀天象，預言必中。

五月，胡深等進兵克浦城。會朱亮祖克崇安，建陽，遂進攻建寧。大兵次城下，亮祖即欲攻之，深視氣祲不利，謂亮祖曰：「天時未協，將必有災，未可與戰。」亮祖曰：「參軍何得以災爲解，師已至此，庸可緩乎？且天道玄遠，山澤之氣，變態無時，何作徵也？」迫深進兵，深猶執不可。會建寧守將阮德柔以兵四萬屯錦江，逼深陣後。亮祖咎深，督戰益急。深不獲已，遂引兵鼓譟進擊之，破其三門。德柔盡率精銳扼深軍，圍之數重。時日已暮，深知營壘未安，而兵圍不解，難以持久，即突圍出。德柔伏兵忽起，深馬蹶被執，友定頗禮遇之。深爲具道朝廷威德，并陳天命所在，且援竇融歸漢故事諭之，友定初無害深意。會元遣使者至，督迫之，遂殺深。先是日中有一黑子，先生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至時，深果敗歿。據明史

長子璉，年十八，居鄉里，撲滅鄉中附國珍之無賴子。

薛伯衡故參政劉公墓碑銘：「誠意伯之

留輩下也。孟藻內事母，陸宗嫻外應門戶，撫鄉里，無一不中度。於時永嘉爲方氏所據，鄉里之

羣無賴子，煽於方氏，將相挺爲變，孟藻出其不意，先其未發，一夕撲滅之，無得脫者，而闔境遂以奠枕。其年才十八耳。誠意伯以聞，上曰：「非卿焉有是子。」

九月，元以方國珍爲淮南左丞相。

柯九思卒，五十四歲。

至正二十六年丙寅（西曆一三六六年）

五十六歲 承元璋命，卜地築新宮於鍾山之陽。

八月庚申，拓建康城。初，建康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鍾山既闊遠，而舊內在城。因元南臺爲宮稍隘，元璋乃命先生卜地，定作新宮於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增築

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延亙周圍，凡五十餘里，盡據山川之勝焉。據明史

剪燭叢編：「高皇建都金陵，命劉誠意相地，築前湖爲正殿。基業已植椿水中，上嫌其逼，少徙於後，誠意見之，默然。上問之，對曰：「如此亦好，但後不免遷都之舉。」時金陵城告完，高皇與誠意視之曰：「城高若此，誰能踰之？」誠意曰：「除非燕子能飛入耳。」其意蓋謂燕王也。高

祖又問誠意國祚短長。誠意曰：「國祚悠久，萬子萬孫方盡。」後泰昌萬曆子，天啓崇禎宏光皆萬歷孫，果符其讖。『語多神祕，存之待考。』

三月，夏主明玉珍卒，子昇立，改元開熙。

四月，元璋取淮安諸路；九月，取湖州諸路。

八月，元以陳友定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

九月，元以方國珍爲江浙行省左丞相。

十二月，宋主韓林兒卒，國亡。

至正二十七年（明太祖吳元年）丁未（西曆一三六七年）

五十七歲 爲太史令。與李善長等定律令。

傳：「吳元年以基爲太史令，上戊申大統曆，熒惑守心，請下詔罪己。」九月，克平江，士誠自縊死。張昶欲亂政，先生得其情，尋伏誅。行狀：「張士誠平後，張昶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上宜及時爲娛樂。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爲趙高也。』上領之，昶色動，知公得其情也。乃

使齊翼巖等伺察公陰事，欲陷之，未及發，而昶先事受誅。及司天臺災，翼巖因爲書言之於上，其事多公平日密聞於上，或上使爲之者，翼巖未之知也。書奏上，切責翼巖斬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昶通謀狀。『冬十月甲寅，明祖即元璋以下均稱明祖命，中書省定律令，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胥吏易上下滋弊。至是臺察已立按察司，將巡歷郡縣，乃命李善長楊憲傅瓛陶安及先生等詳定。據明史』

同月，太祖以右相國李善長爲左相國，敕禮官建元右丞余闕等祠，歲時祀之。同月，討方國珍，降之。

明太祖洪武元年（元至正二十八）戊申（西曆一三六八年）

五十八歲 以大夫兼太子率更令。

正月，吳相國李善長尊吳王朱元璋爲皇帝，國號明。

正月辛丑，明祖以李善長爲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副詹事，楊憲傅瓛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鄧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兼太子率更令。

明祖問生息之道，先生以寬仁對。

明史紀事本末：「春正月甲申，上謂劉基曰：『曩者羣雄角

逐，生民塗炭。今天下次第已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對曰：『生民之道，在於寬仁。』上

曰：『不施實惠，而概言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民必當阜民之財，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無以遂其生。』基頓首曰：『此

所謂以仁必行仁政也。』

奏立軍衛法。

續文獻通考：「洪武元年，以太史劉基奏立軍衛法。乃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軍

衛。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衛，一千一百二十八人爲千戶所，一百一十二人爲一百戶所。謂總

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維，以成隊伍。撫綏操練，務在得宜。

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旣旋，則上所佩印於朝廷，軍士則各歸其衛。而大將軍單

身還第，其權皆出自朝廷，不敢有所擅調。」

明祖對先生等論治安之道。

明史紀事本末：「春正月，上朝罷，從容謂劉基章溢曰：『朕起淮

右，以有天下，戰陣之際，橫羅鋒鏑者多，常惻然於懷。夫喪亂之民，思治安，猶飢渴之望飲食。若更毆以法令，譬如以藥療疾，而加之以燻，民何賴焉！溢頓首曰：「陛下深知民隱，天下蒼生之福也。」

三月，拜御史中丞。

御史中丞語：「奉天承運，皇帝聖旨。太史公之職，天下欣聞。中執法之官，臺端清望。惟親信之既久，斯倚注之方隆。前太史令兼太史率更令劉基，學貫天人，資兼文武。其氣剛正，其才宏博。議論之頃，馳騁乎千古。擾攘之際，控馭乎一方。慷慨見予，首陳遠略，經邦綱目，用兵後先，卿能言之，朕能審而用之，式克至於今日。凡所建議，悉有成效，且括蒼爲卿鄉里，地壤幽遐，山溪深僻。承平之世，民猶據險。方當兵起，乘時紛紜，原其投戈嚮化，帖然寧謐，使朕無南顧之憂者，乃卿之嘉謨也。若夫觀象眊禛，特其餘事。天官之署，借重老成，以致讞獄審刑罰之中，議禮新國朝之制，運籌決勝，功實茂焉！乃者，肇開烏府，丞輔需賢，斷自朕衷。居以崇秩，清要得人，於斯爲盛。於戲！紀綱振肅，立標準於百司；耳目清明，爲範模於諸道。永綏福履，光佐丕圖。可。資善大夫

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宜令劉基准此。洪武元年三月御寶日。」

先生有功於國，明祖命青田縣稅止五合起科。玉劍尊聞：「章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糧，比宋制

畝加五合。上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準所擬曰：「使劉伯溫子孫，世世爲美談也。」

明國初事蹟：「劉基言：「處州青田縣，山多田少，百姓多於山上壘石作田，耕種農事甚難。」

太祖曰：「劉基有功於我國家，本縣田畝，止是一等起科五合，使百姓知劉基之心。」

夏，妻喪。八月告歸。

傳：「帝幸汴梁，基與左丞相善長居守。基謂宋元寬縱失天下，今宜肅紀綱，令御史糾劾無所避。宿衛官侍有過者，皆啓皇太子置之。法。人憚其嚴。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抵罪，善長素暱之，請緩其獄，基不聽。馳奏報可。方祈雨，卽斬之。由是與善長忤。帝歸，八月，愬基僇人壇壝下，不敬。諸怨基者，亦交譖之。會以旱求言，基奏：「士卒物故者，其妻悉處別宮，凡數百人，陰氣鬱結，工匠鬻幣暴露，吳將吏降者，皆編軍戶，足干和氣。」帝納其言，旬日仍不雨，帝怒。會基有妻喪，遂請告歸。時帝方營中都，又銳意滅擴廓。基頻行奏曰：「鳳陽雖帝鄉，非建都地。王保保未可

輕也。」已而定西失利，擴廓竟走沙漠，迄爲邊患。」

先生有老病歎詩，不勝衰朽之感，似爲是年回里後所作。詩云：「我身衰朽百病加，年未六十眼已花。筋牽肉顫骨髓竭，膚腠剝錯瘡與瘤。人皆愛我饋我藥，暫止信宿還萌芽。肺肝上氣若潮湧，舊劑再飲猶淋沙。有眼不視非我目；有齒不齧非我牙。三黃苦心徒自療，五毒浣胃空矛戈。因思造物生我日，修短已定無舛差。瑀瑣不能使之少，盧秦焉能使之加。攻犀鹽朽各有分，鼻悲鶴悼何繆耶？不如閉戶謝客去，有酒且飲辭諠譁。」

冬十一月，奉詔還京。

傳：「冬，帝手詔敕基勳伐。召赴京，賜賚甚厚。」

御寶詔書：「朕聞同患難而異心者，未輔。前太史令御史中丞劉基，世居括蒼，懷先聖道。天下初亂，聞朕親將金華，旋師建業。爾會別閭里，忘丘壘，棄妻子，從朕於羣雄未定之秋。居則每匡治道，動則仰觀乾象。察列宿之經緯，驗日月之休光。發蹤指示，三軍往無不克。曩者攻皖城，拔九江，撫饒郡，降洪都，取武昌，平處城之內變，爾多輔焉。至於彭蠡之慶戰，炮聲擊裂，猶天雷之

臨首；諸軍納喊，雖鬼神也悲號。自且日夜如是者，凡四。爾亦在舟，豈不同患難也哉？今年夏，告鏡粧失胭粉之容，遣子幼冲，暫回祀教。速赴京師，去久未歸，朕心有欠。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勳策，庶不負昔者之多難。言非儒造，實已誠之意。但着鞭一來，朕心悅矣。洪武元年十一月十八御寶日賜臣基。

同月，追封祖永嘉郡公，祖母梁氏永嘉郡夫人，父永嘉郡公，母富氏永嘉郡夫人，妻富氏永嘉郡夫人。

金華黃叔暘二十二歲，以明經舉於鄉，就試浙江行省，貢於春官。

閏六月，明師克通州；元帝奔上都。八月，徐達入元都，以應天爲南京，開封爲北京。九月，建六部。放元宮人。

洪武二年己酉（西曆一三六九年）

五十九歲 四月，答明祖論待大臣之體。

四月，明祖與侍臣論待大臣之體。先生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密室自裁，未嘗鄙辱之。」

詹同因取大戴禮賈誼疏以進。據明史

十月答明祖問丞相人選。

傳：「帝欲相楊憲，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者也。憲則不然。」帝問汪廣洋，曰：「此褊淺，殆甚於憲。」又問胡惟庸，曰：「譬之駕，懼其債轅也。」帝曰：「吾之相，誠無逾先生！」基曰：「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爲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

明國初事蹟：「楊憲凌說高見賢，夏煜嘗言：「李善長無宰相材。」太祖曰：「善長雖無相材，與我同里，我自起兵事，我涉歷艱險，勤勞簿書，功亦多矣。我既爲君，善長當爲相，蓋用舊勳也，今後勿言。」」

明祖主觀極強，以先生之直言無諱，心頗非之。觀其對楊憲等之言辭，可深知矣。

冬十一月，黃叔陽給假還金華，覲省父母。因與先生俱浙東人，故翰林羣大夫士賦詩送其行，而先生撰送黃叔陽歸金華覲省序并詩。

正月，立功臣徐達等二十一人廟於雞鳴山下。

二月，丙寅，詔宋濂王禕等修元史，黃叔暘以工書，服勞史館。

三月，徐達克奉元。

五月，御史中丞章溢，以母喪，哀毀卒。明祖親撰文以祭之。

六月，常遇春克開平。徐達克慶陽。

七月，常遇春卒，諡忠武。

洪武二年庚戌（西曆一三七〇年）

六十歲

四月，克蘭州。先生作侍宴鍾山應制時蘭州方奏捷詩云：「清和天氣雨晴時，翠麥黃花夾路歧，萬里玉關馳露布，九霄金闕綉雲旗。龍文腰裏驂鸞輅，馬乳蒲萄入羽卮。衰老自慚無補報，叨陪儀鳳侍瑤池。」

五月，進瑞麥頌，禮方丘頌。

劉伯溫年譜

七月，授弘文館學士。

弘文館學士誥：「奉天承運，皇帝聖旨：朕稽唐典，其弘文館之設，報勳舊而崇文學。以舊言之，非勳著於國家，猶未至此。以儒者言之，非才德俱優，安得而崇爾？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劉基，朕親臨浙右之初，爾基慕義，及朕歸京師，卽親來赴。當是時，括蒼之民，尙未深信。爾老卿一至，山越清寧，節次隨朕征行，每於閒暇，數以孔子之言，開導我心，故頗知古意。及將臨敵境，爾乃晝夜仰觀乾象，慎候風雲，使三軍避凶趨吉，數有貞利。於戲！蒼顏皓首之年，當撫兒女於家門，何方寸之過，亦眷戀不捨，與朕同遊，後老甚而歸，朕何時而忘也？可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散官如前，宜令劉基准此。洪武三年七月御寶日。」

十一月，進封誠意伯。

誠意伯誥：「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咨爾前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朕觀往古俊傑之士，能識主於未發之初，願効勞於多難之際，終於成功，可謂賢智者也。如諸葛亮、王猛，獨能當之。朕提師江左，兵至括蒼，爾基挺身來謁於金陵。歸謂人曰：「天星數驗，真可附也。」

願委身事之。」於是鄉里順化。基屢從征伐，覲列曜垂象，每言有準，多効勞力。人稱忠潔，朕資廣聞。今天下已定，爾應有封爵。特加爾爲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食祿二百四十石，以給終身。子孫不世襲。於戲！爾能識朕於初年，秉心堅貞，懷才助朕。屢獻忠謀，驅馳多難。其先見之明，比之古人，不過如此。尙其敷爾勤勞忠志，訓爾子孫，以光永世。宜令劉基准此。洪武三年十一月御寶日。」

正月，遣徐達李文忠分道北伐。

二月，追封郭子興爲滁陽王。

四月，元帝殂於應昌。

七月，中書右丞楊憲有罪誅。

楊維禎卒，七十五歲。

洪武四年辛亥（西曆一三七一年）

六十一歲 正月還鄉。

明史記事本末：『正月，李善長罷，以汪廣洋爲右丞相，胡惟庸爲左丞相。汪胡故銜基，遂還鄉。』

傳：『太祖以事責丞相李善長，基言：「善長勳舊，能調和諸將。」太祖曰：「是數欲害君，君乃爲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爲之，且立覆。」』

御賜歸老青田詔書：「朕聞古人有云：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爾劉基括蒼之士，少有英名，海內聞之。及元末，羣雄鼎峙，熟辨真僞者誰？歲在戊戌，天下正當擾亂之秋。朕親帥六軍，下雙溪而有浙左，獨爾括蒼未附，惟知爾名耳。吾將謂白面書生，不識時務。不久而括蒼附，朕已還京。何期仰觀俯察，獨斷無疑？千里之餘，兼程而至。謁朕陳情，百無不當。至如用征四方，摧堅撫順，爾亦助焉。不數年間，天下一統。當定功行賞之時，朕不忘爾從未定之秋，是用加以顯爵，特使垂名於千萬年之不朽。勅歸老於桑梓，以盡天年。何期禍生於有隙？是使不安。若明以憲章，則輕重有不可恕；若論相從之始，則國有八議。故不奪其名，而奪其祿，此國之大體也。然若愚蠢之徒，必不克己，將謂己是而國非。卿善爲忠者，所以不辨而趨朝。一則釋他

人之餘論，况親君之心甚切，此可謂不潔其名者歟！惡言不出者歟！卿今年邁，居京數載。近聞老病日侵，不以筋力自強，朕甚憫之。於戲！禽鳥生於叢木，翎翅乾而颺去，戀巢之情，時時而復。禽鳥如是，况人者乎？若商不亡於道，官終老於家，世人之萬幸也。今也，老病未篤，可速往括蒼，共語兒孫，以盡考終之道，豈不君臣兩盡者歟！

二月至家，遣長男璉捧表詣闕謝恩。行狀

故參政劉公墓碑銘：「誠意之得請老於家也，遣孟藻上表謝恩。召至榻前與語，上爲傾聽，而任用之意，昉於斯矣。」

謝恩表：「伏以出草萊而遇眞主，受榮寵而歸故鄉，此人人之所願欲而不可得者也。中謝欽惟皇帝陛下，以聖神文武之姿，提一旅之衆，龍興淮甸，掃除羣雄，不數年間，遂定中原，奄有四海。神謨廟斷，悉出聖衷。舜禹以來，未之有也。臣基一介愚庸，生長南裔，疎拙無似，其能識主於未發之先者，亦猶巢鵲之知太歲，園葵之企太陽，以管窺天，偶見於此，非臣之知有以過於人也。至於仰觀乾象，言或有驗者，是乃天以大命授之陛下，若有鬼神陰誘臣衷，開導使言，非臣

念慮所能及也。聖德廣大，不遺封菲，遠法唐虞，功疑惟重之典，賜臣以封爵，賜臣以祿食，俾臣回還故鄉，受榮寵以終其天年，臣竊自揆，何修而膺此？犬馬微忱，惟增愧懼。已於洪武四年二月初四日到家，謹遣長男臣璉捧表詣闕，拜謝聖恩。臣基無任激切屏榮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八月，明祖書問天象事。

皇帝手書：「皇帝手書，付誠意伯劉基：近西蜀悉平，稱名者，盡俘於京師。我之疆宇，比之中國，前王所統之地不少也。奈何故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然歹人惡嚴法，喜寬容。謗罵國家，扇惑非非，莫能治。即今天象疊見，且天鳴已及八載，日中黑子又見三年。今秋天鳴震動，日中黑子，或二或三，或一日日見之，更不知災禍自何年月日至卿山中，或有深知曆數者，知休咎者，與之共論封來。前者，舍人捧表至京，忙忘問卿安否？今差尅期往卿住所，爲天象事。卿年高，家處萬峯之中，必有真樂。使者往而回，勿賚以物，茶飯發還。洪武四年八月十三日午時書。」

接手書後，條具以奏。傳：「帝嘗手書問天象，基條答甚悉，而焚其草。大要言：「霜雷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明史紀事本末：「基上言，以爲「雪霜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上以其書付史館。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八月，西蜀全平。復遣璉進平西蜀頌并序。蘇伯衡故參政劉公墓碑銘：「其年，復進平蜀頌，入見

武樓下，內出所製穎川侯傅友德等文，俾持歸示賊意，伯別選進入。」

平西蜀頌序：「臣聞天命眞主，混一六合，必先有以爲之驅除，然後收拾以歸其籠。自古及今，同一揆矣。是故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旣衰，九土糜沸。鷓張狼顧之豪，彌滿山澤。萬姓喁喁，無所籲告。天乃命我皇帝，肅將武威，代伐不道。故一伐而定荊湖，再伐而舉全吳，三伐而海甸廓清，四伐而東粵南閩，悉歸版圖。於是肆伐中原，拾宋掇秦，掣趙拔燕。兵鋒未至，聲聞先及。神讐鬼慄，匍匐俯伏。玄菟青海，崑崙大漠，交趾鑿耳之國，罔不獻琛奉表，稽首闕下，無敢後者。獨明昇竊據巴蜀，雖遣使奉貢，而不去僞號，

大臣皆請討之。皇帝憐其父沒子幼，數遣使招之，不至。乃命將帥師伐之。洪武四年，大軍破瞿，殺其將某，郡邑鎮戍，望風送款。昇乃率其官屬奉璽印詣軍門請降。蓋自建國至是，凡五年，而天下一統，何其易耶？固知天命有在，而羣雄並起爲之驅除也。臣基受恩深厚，無能補報。遙聞捷音，歡喜踴躍，不能自己。謹撰平西蜀頌一首，雖不足以贊揚聖德萬一，亦聊以寓葵藿向日之忱云爾。」

上以文答之。行狀

御製平西蜀文：「洪武四年九月三十日，朕親紀征蜀二道，總兵官功之低昂，以旌忠勇有智之將，又張無謀鈍兵之徒。爾基再作平蜀頌一章，爲傳將軍廖將軍千萬年不朽之功。朕聞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此蓋上古聖君臨御，恩及海內，故賢者讚揚。若非聖君，安敢受此美稱善揚者也。」

是年開科取士，中式者以浙省爲最多，實先生等聲氣之所感也。

萬歷野獲編：「洪武四年辛亥，始開科取士。時自畿輔外加行中書省，凡十有一列。中式者一

百二十名，而吾浙得三十一人，蓋居四分之一。而會元、俞友仁，復爲仁和人。首藩首科，盛事如此。是時劉基、宋濂、章溢、王禕輩俱浙人，一時同爲開創名臣，宜其聲氣之相感也。」

六月，湯和下重慶，夏明昇降。

陶安卒，五十七歲。

洪武五年壬子（西曆一三七二年）

六十二歲 隱居山中，不預外事。

傳：「還隱山中，惟飲酒奕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爲野人，謁基，基方濯足，令從之，引入茆舍，炊黍飯，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其輜跡如此。」按青田縣志，洪武初年知縣，嘗指凌玉。

青田縣南談洋，因先生之請，於是年設巡檢司。青田縣志：「談洋巡檢司在縣南一百七十里，

近瑞安界。洪武五年設，後裁。」按吳從善故參政劉公哀辭序所載：「甌括之間，有地曰談洋，負險而遠。又界於閩，無賴倚爲窟，以私販負軍戍，徒役逋逃，不啻淵藪。中丞病之，入朝以爲

言，請置巡檢於其地，上從之。」則請設巡檢司之議，尙當先生在京時也。遣翰林院待制王禕使雲南，被執不屈死，五十二歲。

洪武六年癸丑（西曆一三七三年）

六十三歲 聞惟庸相，大感增疾。

正月，汪廣洋罷爲廣東行省參政。秋七月，以胡惟庸爲中書左丞相。

傳：「惟庸相，基大感曰：『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憂憤疾作。」

行狀：「楊憲敗後，汪廣洋爲丞相。未幾，而貶廣東，乃相惟庸，公乃大感。」

令長子璉赴京達封事。

故參政劉公哀辭序：「談洋負險而遠，節中丞病之。入朝以爲言，請置巡檢於其地，上從之。執政權臣，以出不由己，不悅。會中丞歸，遣孟藻達封事，言郡縣不法者，上輒施行焉。而孟藻又不先以關白執政，執政滋怒。因抵以隙，欲構入其罪。賴天子明聖，孟藻得無隨坐，洪武六年也。」

二月，停科舉。閏十一月，定大明律。

洪武七年甲寅（西曆一三七四年）

六十四歲 爲甌閩間設巡檢事，爲惟庸所訐，入朝引咎。

傳：『會茗洋逃軍反，吏匿不以聞。基令長子璉奏其事，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方以左丞掌省事，挾前憾，使吏訐基謂：「談洋地有王氣，基圖爲篡，民弗與，則請立巡檢逐民。」帝雖不罪基，然頗爲所動，遂奪基祿。基懼，入謝，乃留京不敢歸。』

按故參政劉公哀辭序：「七年，中丞復

朝京師，孟藻實從」之言，則入朝引咎，當在是年矣。又按先生送宋仲珩還金華序所云：「去年秋七月，予自家重赴京。」則赴京在七月間也。

是年衰頹殊甚。送宋仲珩還金華序：「予自家重赴京，節予鬚髮已白過大半，齒落什三四，左手頑不掉，耳聾，足蹇，蹕不能趨。」

二月二十四日，題趙文敏自作小象圖。

方國珍卒於三月。

高啓卒，三十九歲。

洪武八年乙卯（西曆一三七五年）

六十五歲 仍居京。

正月作乙卯歲首早朝奉天殿東翰林大本堂諸友詩云：「枝上鳴嚶報早春，御溝波澹碧龍鱗。旂常影動千官肅，環珮聲來萬國賓。若乳露從霄漢落，非烟雲抱翠華新。從臣才俊俱楊馬，白首無能媿老身。」

同月，惟庸挾醫視疾，謀害之。

行狀：「正月，胡丞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公遂白於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

德清沈炳然劉誠意論：「庸入相，先生憂成疾。而庸愈加親厚，朝夕通候，遺之以雞，先生啖之而斃。」按惟庸挾醫視疾在正月，而先生逝世在四月中旬，其爲慢性毒藥無疑。所謂以雞啖之而斃，不知何據，殊未可信。

三月還鄉，病甚劇。

傳：「八年三月，帝親製文賜之，遣使護歸。抵家疾篤，以天文書授子璉曰：「亟上之，毋令後人習也。」又謂次子璟曰：「夫爲政寬猛如循環，當今之務，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我欲爲遺表，惟庸在，無益也。惟庸敗後，上必思我，有所問，以是密奏之。」居一月而卒。」

四月十六日卒。

行狀：「公生於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五歲。」

古今奇聞類記：「誠意伯劉公疾革時，語其子云：「吾家封爵當中絕，然至五世後，應得武職，從茲可傳繼矣。」」神奇之語，錄以待考。

六月某日，葬於其鄉夏山之原禮。行狀

勅葬在南田石圃山麓之夏山，俗稱九龍山。南田山志

劉廷璣謁墓詩：「王氣金陵安在哉？猶留遺墓弔蒿萊。臥龍名大終黃土，誰爲銅駝灑淚來？」
端木百祿詩：「臥龍空黃土，終古此巖阿。流水逝不返，閒雲出岫多。書猶藏石室，淚已泣銅駝。」

誰復後來者臨風發浩歌。」

洪武九年丙辰（西曆一三七六年）

九月壬午朔越十六日丁酉，承事郎劉彬，承事郎水部主事兼吳相府錄事吳公願，從仕郎趙嗣泰等以牲醴祭先生，祭文吳公願撰。

洪武十年丁巳（西曆一三七七年）

夏，李鐸奉旨取書，璉出書隨鐸赴京。故參政劉公墓碑銘：「誠意伯薨之又明年夏，監察御史

李鐸以上旨來取其觀象玩占諸書，孟藻即日出書石室中，橐從李御史赴闕，奏曰：「臣先臣基臨終，屬臣以書戒之曰：『慎勿泄也，喪葬畢，具上之。』臣未及上，重煩使者來取，臣罪當萬死。今悉送官矣，唯陛下哀矜！」上慰之曰：「忠孝哉，其留服事朕。」孟藻頓首乞賜歸持服，賜寶鈔叁拾貫遺之。皇太子召賜食，加賜伍拾貫。」

秋七月，璉除考功監丞，考核平亭，時譽翕然。尋兼監察御史。青田縣志人物

璉年二十八，師事石樓子。明志式慮，鋒稜古人。誠意伯次子關門使劉仲璉長史傳

九月，以胡惟庸爲左丞相，汪廣洋爲右丞相。

洪武十一年戊午（西曆一三七八年）

四月，璉除江西右參政。四月初三日，下江西參政詔。

洪武十二年己未（西曆一三七九年）

六月三十日璉卒。青田舊志「劉璉，節爲胡惟庸黨所脅，墮井死，年三十二。」碑銘：「薨於

位，十二年六月三十日也。年三十有二。上聞之，嗟悼不已。敕有司護喪反其里，親爲祭文，命國

子生、陸居敬致奠。其子鷹等卜地里西石門嶺董田之原，以是年十一月六日葬焉。旣而使來

屬伯衡銘其墓上之碑。節」

賜汪廣洋死。

洪武十三年庚申（西曆一三八〇年）

正月，胡惟庸謀不軌，伏誅。僚屬黨與凡萬五千人，株連甚衆。羣臣請誅李善長、陸仲亨等，明祖不

忍罪之，遂勿問。

冬十月戊午朔，翰林國史院編修吳從善撰故參政劉公哀辭并序。

十二月，宋濂以孫慎坐胡惟庸黨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上怒，欲誅之。以皇后諫，意始解。濂得發

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年七十二。

宋濂卒，三十七歲。

洪武十四年辛酉（西曆一三八一年）

胡翰卒，七十五歲。

洪武十六年癸亥（西曆一三八三年）

孟春，將仕郎秦府紀善同郡諸生黃伯生爲誠意伯劉公行狀。

洪武十七年甲子（西曆一三八四年）

李文忠卒於三月，諡武靖。

洪武十八年乙丑（西曆一三八五年）

璟次子驍生。

徐達卒於二月，謚武寧。

洪武二十年丁卯（西曆一三八七年）

十二月十五日早，仲璟胡伯機於奉天門見，欽蒙聖旨：到歇處，每日來見。誠意伯次子關門使劉

仲璟遇恩錄，下同。

十六日，早朝奉天門。欽蒙聖旨：你叔叔的兒子，着他快完了圖來見。章三益有甚麼人回奏：有子聖旨：你明年帶得來。葉景淵家有甚麼人？你去尋問，有人時，與他帶將來。聖旨：你如今年來見我，各人與你鈔一百錠，做盤纏回去。

十七日，早朝謝恩奉天門。宣諭：你如今回去尋師問友，但見有見識人，師問於他，你學得高了，人皆師問於你，便不做官，也高尚了。你每父親，都是志氣的人，說的言語，都說得是，人都聽他。那時與我安了一方，至有今日，我的子孫，享無窮之天下；你老子的子孫，享無窮爵祿。男子漢，家學便學似父親樣，做一箇人，休要歪歪搭搭的過了一世，你每趁我在這裏，年年來叩頭。你每還是挨年歇來，你每小舍人的年紀少，莫要花檮柳市裏去，你父親都是秀才好人家，休要學

那等潑皮的頑。

洪武二十一年戊辰（西曆一三八八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仲璟同胡伯機章允載葉永道於奉天門早朝，欽奉聖旨：教他每日日隨班朝

見，過節了，着他回去。劉仲璟遇恩錄，下同。

二十五，早朝奉天門，再面見，欽奉聖旨：你那劉當糧長的，在這裏多時，他家裏糧誰與他辦回？
說，欽奉聖旨：每人與他伍錠鈔過節，你每這幾節也年紀小裏，讀書學好勾當。你每學爾的老子行，我來這裏時，浙東許多去處，只有你這幾箇老子來到。如今也只有你這幾箇，每和那士大夫翰林院說，呵也，只把你這幾箇老子來說，你每家裏也不少了穿的，也不少了喫的，你每如今也學老子一般般，做些好勾當，鄉里取些和睦。你每老子在鄉里不會用那小道兒捉弄人，他與人只是誠義，所以人都信服他。大丈夫多是甚麼做，便死也得箇好名。歪歪搭搭死了一千，看了箇死節。劉伯溫，他在這裏時，滿朝都是黨，只是他一箇不從，他喫他毒蟲了，他大的兒子，這小的也利害，不從他，也喫他毒害了。這起反臣，都喫我廢了，墳墓發掘了。節聖旨：我

年時不筵席了，這鈔你每將去，買些酒喫過節，再見我去了。叩頭。

二十六日，早朝奉天殿，謝恩。

二十九日隨班。

洪武二十二年己巳（西曆一三八九年）

正月朔旦，仲璟等隨班行朝賀禮。過恩錄，下同。

初四日，早朝奉天殿。再於華蓋殿面見。欽奉聖旨：你這幾箇小的，雨下裏天晴了回去，等我郊祀天地了去。

十六日晴，郊禮畢，駕回宮上御殿，隨班行禮慶成。

十七日晴，上御殿賜宴行禮，謝恩，宴畢出。

十八日晴，早朝奉天殿，再見於武英殿。面見聖旨：節這劉伯溫子，是箇好秀才，喫陳胡蘆了。那胡家喫我殺得光光的了。這三箇父親，都是好男子，各與他五十錠鈔。節再於武英殿叩頭。欽奉宣諭：你家去種田的種田，有莊佃的使佃僕，有伴僮的使伴僮。你每懷好學里，一日便學三句，

學到四五十歲也好了。你每父親便喫些虧呵，如今朝廷也留箇好名。節

十九日，謝恩辭奉天殿，再於奉天殿御道東邊面見。欽奉聖旨：你每回去行着好勾當，休污了父親的好名。你休道父親喫他每盡了，他只是有分曉的，他每便忌着。他若是那等無分曉的呵，他每也不忌他里。到如今我朝廷自有分曉，終不虧他的好名，你每大的，必教着那小的，學着父親每行去。

十二月二十六日於華蓋殿面見。欽奉聖旨：呵，這幾箇小的也來了，各與他兩錠鈔，過正月了去，於禮部領鈔，再於華蓋殿謝恩。欽奉聖旨：恁每都在這裏歇着，過正月了，去時，再見我了去。

洪武二十三年庚午（西曆一三九〇年）

正月初四日於華蓋殿面辭。欽奉賜鈔，再於奉天門左煖房內謝恩。欽奉聖旨：恁每回去，至誠看你老子都是君子人。節劉伯溫他父子兩人，都喫那歹臣每害了。我只道他老病，原來喫盡了。節錦衣衛官，你引他這幾箇去見東宮，與殿下說：這幾箇都是有大功的，我如今老了，怕他不知道，恐民間有是非傷着他，殿下記着，當令錦衣衛官同內官引去文華殿見，錦衣衛官傳旨

訖，敬奉令旨，我知道了。遇恩錄，下同。

六月初七日，節欽奉聖旨：劉伯溫在這裏時，胡家結黨，只是老子說不到。聖旨：你父兄做一世好人，都亭亭當當的了。你父親喫胡家下了蠱藥，哥也喫他害了。你老子雖然喫些苦麼，你如今恰光榮。

十二月二十二日，節聖旨：你記得父親的誇麼？你帶得來麼？回奏：帶得來。聖旨：便取得來，取誥進。欽奉聖旨：宣吏部官，聖旨：我到婺州時，得了處州，他那裏東邊有方國珍，南邊有陳友諒，西邊有張家，劉伯溫那時挺身來隨，我想他的天文，別人看着，他只把秀才的理來斷，到強如他那等。鄱陽湖裏到處廝殺，他都有功。後來胡家結黨，他喫他下了蠱，只見一日來和我說：讓位。臣如今肚內一塊硬結，但諒着不好，我着人送他回去，家裏死了。後來宣得他兒子來問，說道：脹起來緊緊的，後來瀉得鱉鱉的卻死了，這正是着了蠱。他大兒子在江西，也喫他藥死了。如今把你襲了老子爵。與他五百擔俸，回奏：臣出力氣事，盡死向前報。本欲任襲封伯爵的事，哥哥有兒子在。欽奉聖旨：他終是秀才人家孩兒，知禮義，大功爵讓與哥的兒子。好呵！當宣劉

進見，襲爵。

二十三日，具服謝恩。欽蒙各賜金繡衣服一套，全轡鞍馬一疋，撥賜南門內房屋一處。節。

二十五日，欽奉聖旨：我考宋制，除你做閣門使，夜來翰林院考了，這衙門正似如今議禮司一般；不着你管議禮司事，只要跟着駕。但是我在處，你便有着傳旨意發放事呵，我如今着你叔姪二箇，都回家去走一遭，把你老子祭一祭，祖公都祭一祭便來。

二十六日，謝恩。

二十七日，吏部官引奏，授正六品。欽奉聖旨與實授。

三十日，辭回鄉祭祖。

五月，賜李善長死。（年七十七）陸仲亨、唐勝、宗費、聚、趙庸等，皆同時坐胡惟庸黨死。帝條列其罪，作姦黨錄，布告天下。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西曆一三九一年）

仲璟二月回京。

二十日，早朝奉天門見。

八月初一日午時，於奉天門御道上，欽陞谷王府左長史實授。

洪武三十一年戊寅（西曆一三九八年）

閏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卒。

惠帝建文元年己卯（西曆一三九九年）

建文帝卽位，靖難兵起。璟馳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參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聽。璟計大敗。璟半夜渡蘆溝河，冰陷馬斃。璟跳岸，冒雪走良鄉，裂趾跛行三十里，時璟子貂自大同赴難，越良鄉

至涿州，遇璟，翼上馬，奔還家養疾。通志忠臣

建文二年庚辰（西曆一四〇〇年）

璟與疾赴闕，進聞見錄數萬言，又不聽。命璟歸鄉里。通志忠臣

建文四年壬午（西曆一四〇一年）

六月，燕王篡位，璟被逮入京，自經死。誠意伯次子閣門使劉仲璟長史傳：「壬午年六月，太宗

入承大統，公辭疾不起，上欲用，罪公逃叛，繫公至京，強以官，公辭。對上語，猶稱殿下，遂大忤旨，下公獄。一日辮髮自經。」

宣宗宣德元年丙午（西曆一四二六年）

瓊長子貂舉賢良，授修職郎行在刑部照磨。

英宗正統四年己未（西曆一四三九年）

十月，處州府知府武全，同知曹縝，通判黃聰，青田縣知縣張樂等，爲先生等立聯簪坊。南田山

志古蹟：「聯簪坊 正統四年十月，爲開國太師劉基，谷王府左長史劉瓊，行在刑部照磨劉

貂立。」

景帝景泰三年壬申（西曆一四五二年）

命錄基後，授法曾孫祿，世襲五經博士。傳

英宗天順元年丁丑（西曆一四五七年）

先生七世孫祿，奏請立誠意伯祠，詔可其奏。二月朔，祠成。嚴郡姚夔撰敕建誠意劉公祠堂記。

天順二年己卯（西曆一四五九年）

奉勅建劉文成公祠於亢五峯下，華蓋山南麓，祀先生。

孝宗宏治十三年庚申（西曆一五〇〇年）

以給事中吳士偉言，命祿孫瑜爲處州衛指揮使。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西曆一五〇六年）

黃巖謝鐸撰敕賜翊運祠碑記。

正德九年甲戌（西曆一五一四年）

十月，加贈先生太師，諡文成。

正德十三年戊寅（西曆一五一八年）

六月，浙江司副使提督學校劉瑞，爲祭誠意伯文以祭之。

世宗嘉靖四年乙酉（西曆一五二五年）

提學副使萬潮肖璟像，配享文成廟，並祀鄉賢。

嘉靖十年辛卯（西曆一五三一年）

李瑜言先生宜侑享高廟，封世爵。

傳：「嘉靖十年，刑部郎中李瑜言：基宜侑享高廟，封世爵。如中山王達下廷臣議僉言：節基宜侑享太廟，其九世孫瑜宜嗣伯爵與世襲。制曰可。」

五月，重設談洋巡檢司。

南田山志掌故：

「嘉靖十年五月十三日，吏禮二部查談洋實抵福浙

要區，立司之設，實爲固疆土，防外寇，非爲私也。刑部貴州清吏司署郎中事李瑜奏稱：乞將誠

意伯劉基前奏立談洋司等因，請旨施行。五月十九日，奉敕准建立談洋巡檢司。設營兵一百

二十五名，分五隊，月支俸銀一百五十餘兩零。是談洋設巡檢司事，自劉誠意被誣後，至嘉靖

間始設也。」

嘉靖十二年癸巳（西曆一五三三年）

正月二十二日，瑜襲封誠意伯。

穆宗隆慶元年丁卯（西曆一五六七年）

春二月望日，兵部尙書四明張時徹撰明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贈太師諡文成護軍誠

意伯劉公神道碑銘。

神宗萬曆五年丁丑（西曆一五七七年）

八月二十三日，誠意伯掌南京左軍都督府事劉世延，造送襲封誠意伯世系圖冊，吏部存案，詳敘始封人名，勳績，歷代世系，本身年貌，妻妾姓氏，生男幾人，及其年貌。

後編

著作

郁離子二卷。存。先生生丁元季，初仕元不得志，因棄官入青田山中，著此書。四庫全書總目「是書原本十卷，分十八篇，一百九十五條。今止二卷，蓋後人所併也。」

覆瓿集二十四卷。拾遺二卷。存。乃先生傷今悼古，牢籠百態，超邁當世之作也。明史藝文志云：「皆元時作。」

寫情集四卷。存。乃先生嫉時憤世之詞也。明史云：「詞四卷。」卽此集也。

犁眉公集四卷。存。見明史藝文志。蓋入明以後作也。

春秋明經四卷。存。凡四十篇。今在誠意伯文集中，合爲二卷。經義考云佚，誤矣。

誠意伯文集二十卷。存。係彙編上述諸書暨先生之孫廌等所撰翊運錄而成者也。四庫全書總目曰：「基詩文雜著：凡郁離子四卷，覆瓿集十卷，寫情集二卷，春秋明經二卷，犁眉公集二卷，本各自爲書。」

成化中巡按浙江御史戴暨等始合爲一帙，而冠以基孫薦等所撰翊運錄，蓋以中載旨制敕，故列之卷首，然其書究屬廡編，用以編入卷數，使此集標基之名，而開卷乃他人之書，殊乖體例。今移綴是錄於末簡，以正其譌。餘十九卷，則悉仍戴本之原次，以存其舊。按是書版存青田祠堂，旋付浙江書局刊行。今祠堂版本被燬，民國五年由浙局重刻行世，章炳麟爲之序。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二十四卷。存明史藝文志云：「洪武中編以十二分野星次，分配天下郡縣。又於郡縣之下，詳載古今沿革之由。」

天文祕略一卷，未見。見明史藝文志。

白猿經風雨占候一卷，存范氏天一閣藏本。四庫全書總目曰：「是書前有洪武四年基自序。案明史藝文志天文類，載有白猿經一卷，不著撰人，疑卽是書。書中專論風、雨、雷、電、霽、旱、晦、明之兆，末附以日星雲氣圖，殆好事者於天文祥異書中掇拾而成。註文及序均淺陋，亦決非基作。考沈士謙明良錄略曰：基以洪武八年四月卒，以天文書授子璉，使俟服闋進，且戒之曰：無令後人習也。然則基之術數，且不肯傳其子孫；又安有此種註釋流傳於世乎？」

玉洞金書一卷，未見見明史藝文志卜筮陰陽類。

注靈棋經二卷，存見明史藝文志卜筮陰陽類。

解皇極經世稽覽圖十八卷，存見明史藝文志卜筮陰陽類。

洪武戊申大統曆四卷，未見見通志。又明史有選擇曆書五卷，疑亦先生所撰也。

三命奇談滴天髓一卷，存見明史藝文志星相類。

金彈子三卷，存見明史藝文志堪輿類。

一粒粟一卷，未見見明史藝文志堪輿類。

地理漫興二卷，未見見明史藝文志堪輿類。

靈城精義二卷，存先生注簡明目錄云：「舊本題南唐何溥撰，劉基注。」

佐元直指圖解十卷，存先生撰，汪元標訂，江之棟輯。四庫全書總目曰：「世有佐元直指賦一篇，傳爲基所著。天啓丁卯之棟因演爲圖式而纂注之，元標則爲刊刻以行者也。其書以相地爲主，於運掛位星宮弔替之說略具，八卷以下，詳選擇之要，未附上官出行吉凶，間採六壬、遁甲、遊魯、奇儀之說，視術

家遊談不根者，尙爲簡當。」

效響集，未見見青田舊志。按本集有唱和集序，皆與石抹宜孫唱和之作，疑卽此集也。

觀象玩占十卷。未見明史藝文志曰：不知撰人，或云劉基輯。通志作四十九卷。國初禮賢錄一卷。存明史藝文志云先生撰，然按諸四庫全書所言，則實非先生作也。四庫全書曰：「此書藝文志千頃堂書目，皆作基撰。然錄中所載，卽明太祖任用基及葉琛章溢宋濂四人事，且有基馳驛歸里，居家一月而薨之文，則非基所作審矣。其中紀述多與史傳相合，無他異同。又基溢皆載其卒時事，而宋濂得罪徒蜀事則無之；葉琛事蹟亦甚寥寥。蓋後人採雜成書，故詳略不同如此也。」

此外尙有演禽圖訣，不分卷，係范氏天一閣藏本。然明史藝文志並未載及，或爲後人所倚託。又披肝露膽經一卷，注玉尺經四卷，多能鄙事十二卷，燒餅歌一卷，均存。弁陋僭妄，殆亦後人嫁名於先生者也。

劉文成公授經圖考

端木百祿

授經圖絹本，長二尺五寸。款署徐易寫象，陳洪綬衣冠十字。上方陸曾熙題贊六十四字，有「猗歟青

田二世三賢」之語。決爲劉文成無疑。按徐易號象九，山陰人。陳洪綬號老蓮，諸賢人。陸曾熙號遜翁，會稽人。皆生於明季。贊下書己丑十一月，爲順治六年。蓋因先生遺像，而二人重摹之也。文成著深衣烏穀巾，廣額削頤，而顙隆然。髻三穗，黑色。餘髯若刺。兩手抱籐杖，倚石牀而坐。坐右稍下，一人可三十許。頤上下隱其髯。左二童子，一豐頤，年約八九齡。一微瘠，而雅。皆著青幘。正視凝聽。石床坡陀委屬。四人坐其窪餘，巉巖然牀側作枯樹根，天矯蒼瘦。置瓶插菌萐茗數枝。檢先生集，行狀及其子參政璉。長史璟傳。攷之原圖，當作於洪武四年賜歸時。璉生於元至正八年，戊子。先生年三十八。賜歸時，璉實侍左右。年二十四。甲寅，入朝。璉從。明年乙卯，璉奉先生歸，遂卒。卒時，年六十有五。後璉於洪武十二年卒。卒時年三十有二。有二子曰鷹。璟殉遜國之難，傳中不著其年。至冢孫襲爵時，有云：「公偉貌豐髻，論說英侃，帝愛之。」是時璉早卒。兄弟之年，當不甚差。圖中左隅坐末冠者，或爲璟，或卽鷹與鷹也。贊曰：「二世三賢。」則知并其子與孫言之矣。圖流傳燕市。乾隆癸丑，爲松陽潘益恭謙谷所得。翁單闈學，吳蘭雪舍人，並爲題贊。其後人不知珍護。道光丁酉夏，先君自京師回，曾一見之。後十二年，戊申春，子游松陽，以此圖爲鄉先哲遺像，又先君所注意者。亟購歸，重爲裝池存之。并誌其顛末如右。

按璟生於至正十年。圖果作於洪武四年賜歸時，則璉年二十四，而璟二十二。其中左隅坐未冠者，以廡與鹿爲近似。是圖現藏瑞安林大同家。甚望什襲珍藏，毋輕忽也。

授經圖贊

陸曾熙

猗歟青田！迺藏迺潛。衣冠禮樂，開三百年。其道攸存，事親敬天。渠水悠悠，日流涓涓。濟美唯肖，二世三賢。在坤之四，經曰懼焉。先生據藁，小子韋編。目不移瞬，我聞斯言。乾隆己丑冬十一月

又

翁方綱

青田三世，誠意一門。石間几杖，花下琴樽。倏然相隨者子若孫；邈然追思者徐與陳。乾隆甲寅

又

湯金釗

世所競傳祇以異。孰知其家授者惟先聖之經。借曰前知之有素，夫何至後湯先桀而曲擬夫阿衡，夷考其心安淡泊。手致隆平。方諸臥龍，可無愧矣。而憂讒畏忌，不得舉國以聽先生。佐王業而已成。懷王道而未盡行。嗚呼嘻哉！可爲曠觀千古，而長留太息之聲。

又

宗稷辰

明明先生，王者之佐，西湖占雲，鄱陽易舸。運籌決策，比漢子房。餘事文章，景濂顏頰。論相精嚴，債轅是懼。談洋被謗，隱憂莫測。式觀庭訓，不外授經。經學之奧，通幽洞靈。道光乙酉

題劉文成公授經圖

端木百祿

帝師上應少微星，道貌猶存古典型。亂世幾人能擇主，凌烟當日未圖形。勳名自足高千古，韜略原來本六經。王氣銷沉人事改，徒教想像入丹青。

爲端木小鶴新定劉文成授經圖作

張振夔

有明書生兩文成，均以經術解運兵。偶然躬圭將入手，歸來猶對短燈檠。姚江論學招攻詰，何似青田守經帙。得魚或有忘筌時，炙鴉原非見彈日。二世三賢水乳融，我師我父犁眉翁。偶憑石牀坐高下，全經在口濟南同。誰開生面託絹素，物換星移摹不住。深衣籐杖烏穀巾，虬髯三穗雙顛露。東西羅列子若孫，青幘凝聽厲而溫。想當金木已決勝，祥甫傳書不再論。遠勢祇應如鄧禹，讀書那可鄰趙普。爲祛疑滯紮三隅，乍識紛綸兼四部。清談馬稍皆常人，髻鬣豈矜銀艾新。家學自傳桓大小，令譽奚減古荀陳。此圖逮今二百載，妙手分摹逞光彩。上溯甲子千六百，還疑履迹衣香在。流傳郤轉石門東，故山人

傑鳳翔空。太鶴先生真有子，澄心徑與誠意通。昨寄圖考索新句，健筆斡旋儼疏註。可憐文采珊瑚鉤，使我詩思失常步，我今枯樹難爲槎，君如菌菴方敷花。栝蒼舊隸會稽郡，似此通經有幾家？





中華書局
民國三十四年
拾肆年
叁月
拾日

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初版

(97281)

中國史學叢書 劉伯溫年譜 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肆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主編者	何炳松	上海河南路
著作者	王馨一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王永榜 謝雨東 沈抱坎)

◆D四三三八

國家圖書館



000684942



961

籍